

會元文

許顧

鍾鄰

斗初

先生

先生



萬曆戊戌科

顧起元字太初號鄰初直隸江寧人

會墨

穆之文王

節

我不欲人

節

且夫枉尺

節

卿墨

居敬而行

節

稿

身有所念

合下節

是以君子

合下節

洋、乎發

二節

舟車所至

二句



七十而從

節

文不在茲乎

在邦必聞

達也

仲叔圍治

三句

小不忍

一句

水火吾見

二句

太師摯適

全

是乃仁術

二句

然則王之

夷也

王無親臣矣

二句

左右皆曰

節

盡其心者

二節

無為其所

二句

禹之聲

全

人皆以聖人之止什詩此以詩求聖人之止題志了然

重校輯熙句得題要領

五事翻案公奇而造

詩云穆穆文王

節

氣象崢嶸采色絢爛原是文章騰場

即詩以求聖人之止而人極立矣夫至善不出於人道之外也自

非敬止如文王而極何由立哉且夫至善者人心明德之體也蔽

於私則極以意移澄於覺則極以心定故聖人之所居衆人之所

馳也蓋吾誦詩而得文王之止焉語聖心莫窮其量緝熙者其不

已之神乎語聖德悉合於天敬止者其不動之極乎純敬之體則

畔援泯而道岍登以萬境統一心而惺惺者常覺常止天寧於極

也融敬之幾則知識忘而帝則順以一心御萬境而亶亶者隨遇

隨止理歸於宗也故止之總握於潤微宥密之天而止之符顯於

天下國家之境其為君臣不獨有如傷之仁服事之敬也為事為

收得精雅
與此講明
德句相去
首尾

語類凝而
肯則顯法
類奇而氣
則和一篇
以一股如
股如一句

二比反說
以宜一篇
之勢

使道與天地同焉。蓋至愷弟之流。勞民忘其燬。聖明之戴嚴主。霽其威而仁敬。殫於是矣。其為父子。不獨有問視之孝。諭教之慈也。一作一述。道與先後通焉。蓋至靡悔之德。奕世紹其休。有聲之光。後王思其烈。而孝慈之道極矣。乃若與國人交也。博誠於天。抱真於性。至令質成之衆。不自信而信我。而作孚之治。合萬邦於一心。其止信也。又豈直無匿情。以釋人之疑已哉。用是知至善之理。人所同也。故穆穆如文王。而五者僅謂之止。即聖神不能益其初也。止至善之學。聖所獨也。故緝熙如文王。而五者始謂之止。非聖敬不能滿其量也。是故繹聖言而為止。至善者莫若師文王已。

中謀溪一層處從他人身上說來語之照下二節正是明新合一
一爻景人以致新詞秀月之理却帶日一段苦心

子貢曰我不欲人

節 玄思真旨從參悟得來

不破 公仁 澤融
道之忘人我者。聖人為賢者。難也。夫不欲於己。無加於人。其於人我也忘矣。賜也而遽及此乎哉。夫子所以難之也。且夫物我之相形久矣。自非仁者。必且調之而後平。夫調之而後平。則人我之念終存。而難言化也。子貢見夫世之逞施者。遽加而未已也。乃以不欲無加。自任焉。夫一不欲耳。我胡以受人。人胡以不我受也。以人權我。則各得之情分。且彼不必以欲求。而吾胡必以欲往也。以欲權不欲。則各適之念又分。今日不欲無加。則耳目肝胆。盡通於一。不知逞之在己。順之在人。而畛域忘矣。且比繫權度。不設於心。不知人之為人。我之為我。而意識融矣。是道也。而賜自謂及乎哉。心

不說不及
而非所及
之意躍然

超人我之外。斯能於違順之端。互涉而不歧。為兩彼其。不以我之
不欲者。還以構人之不欲。蓋恢乎至人之無已也。賜於此。無二念
否也。心融人我之中。斯能於拂逆之感。獨覺而悉普。為公彼其善
化我之不欲者。往以適人之欲。蓋渾乎仁人之共達也。賜於此。無
滯情否也。矧彼則情欲相感之際。即旋消之。而爾則無欲於後。不
免有欲於初。境甚懸矣。彼則人已相觸之時。即盡捐之。而爾則以
人遣欲。不能以我忘欲。情又懸矣。故求之物象。既分之。後以心推
心。而人我漸撤。賜也。尚可自勉。若游於太始。未判之先。以欲達欲。
而人我兩忘。賜也。其姑俟諸不然。而以恕之事。為仁之體。以斟酌
之功。為渾忘之用。談何容易哉。夫子抑子貢也。蓋謂化不可為也。

開闢廣主
極元家之
妙

先正言之
是一篇大
担當處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節華於根。極顯神隱。躍
大賢甚言枉之非。而就以利情窮之也。蓋道不可枉。非以利言。即
言利亦有不利者。利胡可言哉。孟子曉陳代意曰。世人謂貶身
可以救世。宜不恤一枉尺。直尋為之。而不知枉者直之反也。緣枉
求直。是操不必伸之籌。以為伸謀。祇足以傷義。而自點耳。吾且就
子之兩稱窮之。固亦難為矣。何也。子謂以直為市。以枉為餌。少損
於今。而大償於後。非曰利在乎。夫君子唯計義。不計利。斯進退得
失之際。不持之以媚人。顯名厚寔之來。時捐之。而明潔有介。然不
可而不為也。如以利乎。何厭之。有利之實。一開情必日溺焉。而志
沉於欲利之機。一習智且日昏焉。而筭失於貪焉。可弋之。以為有

如此商量
呼吸縹緲
与字之神

矣必得浮乎失而後為之必將曰小可枉也夫亦可枉也而無論
尋矣苟可居之以為奇又奚必得償其失而為之必將曰多吾息
也寡亦吾息也而無論尺矣始其以枉求直也欲彌羶志彌侈方
且盡竭餌之之術以求贍其貪及其以直鼎枉也心彌兢見彌卑
行且薄收取之之資以稍慰其望子以是為可為與不可為與如
其可為則枉尺直尋之計左也始願之豐何如而今乃約終之如
此也如其不可為則枉尺直尋之計亦左也始視之工何如而今
乃拙終之如此也故人有一簞弗受而萬鍾乃不辭者曰利之所
取博也若夫大誼之為舍而纖利之為趨必非算矣人有三旌可
辭而一介不可喪者曰義之所收完也若夫沒行於當年而取償

於末路必無異矣矧屈者不可更伸而即百之伸不足償一屈若
子何役役焉為利而枉吾義哉

極其辯駁以擊而醞醱厚於後極家自別扼之神錄

且夫枉

尚動神德
醞釀仍厚

一起有度

居敬而行

簡乎

以敬揆行簡之原。而得失辨矣。蓋敬者宰治之原也。觀居簡之不可而行簡者。其大居敬哉。仲弓意曰。善治天下者。不擾天下者也。而不擾天下者。必有所不恣於天下者也。蓋清夷之治。類於同循。休息之風。釀於凝一。臨民者宜有辨焉。何也。政有所行。曰民之便。不簡則助之禁也。政有所居。握行之樞。不敬則滋之玩也。有如居敬而行簡乎。謂民從若不畏則有猷臨民說到居敬弃之虞不。兢兢乎以無逸。宅其衷矣。神日徹於蒸庶。斯可酌緩急之用。以挈其綱。蓋明作布為惇大。非第指其法已。謂民事不欽。則有叢挫之患。翼翼乎以匪懈。守其神矣。精日注于幾宜。斯可指苛密之條。以提其要。蓋精明化為寧

化二北九一

一非第解其網已以敬操簡神一歛而多事之源以清以簡運敬
政不煩而得一之休彌逸不亦可乎若之何而居簡行簡為也不
勝夫猷事之心遂欲空其心於事外謂勅裁者之為清淨累也意
既忘之不得夫省事之法徒欲減其法於事中謂執要者之為玄
默妨也身又屏之夫上固不當擾民何至漠然一不置慮而以天
下恣也夫政固惟欲便民何至蕩然一無所守而率天下弛也其
簡也無乃矯煩之過而已甚乎其視居敬之簡異矣是知寧息之
用若疑於無所摠攝而載敬以出其要乃崇欽翼之心若疑於無
所恬愉而御簡以行其民乃逸伯子之簡所居謂何吾惧其未可
與恭已之化同課治也

以者之清
亮故忘其
理之玄

身有所念

合下節

身失其常心而身為妄形矣夫心者身之君也君形亡而身有得
理者乎故心不可不止也嘗試觀之人具視聽飲食即為身而使
視弗見聽弗聞食弗知味即無為貴身乃身能自主也乎哉盛心
者身也宰身者心也夫心同太虛有獨體無並位忌自而有不正
邪其以有所念憶恐惧好樂憂患也乎正者一無所緣而此固以
境緣也從所緣觀之則為當幾從所不緣觀之則為偏主正者一
無所轉而此固以意轉也用達於此則在彼之極已移用達於彼
則在此之中必謬若是而可言正乎哉不正矣不正則不在矣夫
在類乎有既有矣又何云不在乎在者虛中之靜區有者無中之

妄體妄體立則靜虛離心之所以不在也不在將見見聞聞味味
之體已卹然若有無司視司聽司食之形直塊然而宜其雖終日
視終日聽終日食未有能聞見知味者矣試觀夫人志移於好樂
不惜捐耳目口体以從之而情係于憂懼念憶有聲色臭味當前
曾不知為何物者豈非情有所係斯用有所忘邪吾是以知身之
隨動而靈者以心無不在也心之隨處而在者以無所有也使心
而有四者則六猶耳目口体之具一形將在視即在聽矣在視
聽即不在飲食矣又何以守止而為衆形君哉

其動不受推其峻險不受染

理脈微清
著調更甚

是以君子有繫

之道

君子曰心之治以一推人而已夫以己之惡通之於人則一繫而
四方之情平君子所以善為天下也夫天下之險者莫如人心人
心平則天下平矣然吾以為欲平天下之心在自平其心何也平
與不平彼我之所共也使彼各遠而不相入則人之心與我之心
箭矣使我獨遠而不能通則我之心又與人之心箭矣是以君子
謂以心御心百相角也惟得所欲而赴之則願均以人心御人心
又百相求也執兩同欲而揆之則分均物之相物雖一彼一此而
天之同遠者自調意之逆意即各召各然而心之所安者原合無
矩則我何兩因以通天下無繫矩則我之心又何所自以均天下

落不考成
今人無此
法矣

而繁矩何如也。既於同適之中，有上下，有前後，有左右，即於異位之中，有事使有從先，有交與，吾將求彼之所欲，我非彼心也。安能矯而中也？吾將推我之所惡，萬心猶一心也。未始不懸而合也。不以人揆己，願而即已，以揆人之願，則人將各指其惡於我，而不與人角，亦不以惡櫻人心，而即惡以得人心，則我將各施其願於人，而人不與人角，調異響之情，以適於一協，殊分之域，以定於衡，豈不恢恢乎平哉！此之謂繁矩而已矣。不然，人各有心，合於此，則騎於彼，紛然四馳，吾誰使負之？心之中，又有心，有時然，有時不然，倏而易慮，吾又誰使衡之？即一家之心，已與吾心拂矣，其何以平天下為？

以古法引
文極變化
極高極

子述之

受命

聖王之善述於其受命，可徵矣。夫受命非聖人意也。武王至末年而受命，乃稱善述哉。且自古以聖紹聖者，雖侯王異位，常變殊軌，然心苟同符，則不述之述，述之善也。若我周以文王之聖，武王宣統承之一德，相守既可以覲耿光，大烈重揚，又可以恢皇緒。文王復何慮哉？說者謂文明之德盛於事殷，執統之功章於伐暴。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有大非其舊者。前此凜凜，西周之伯耳，而一着戎衣，自武王始。前此僅僅岐陽之步耳，而代有天下，自武王始。當其時，以至仁而伐至暴，揮黃鉞，大蒼姬，而令問不墮，以天命而居天位，擁尊富，隆保高，而王業維新，其受命一何隆哉！而要之

非武王意也。紂雖不肖乎，猶然周之君也。周雖新命乎，猶然商之臣也。况藉三分之有二，未敢潛蓄異謀，即憫四海之無君，抑且久稽天討，紂惡既稔，以身維之。周時未至，以身俟之，卒無如其不悛。何而武王亦已老矣，向令以天下為利，則孟津之會，何取於再觀牧野之師，何俟乎一紀乘億兆之傾心，即早為之計可也。胡為乎以未受命哉。蓋商周代興之事，非三后之敢異於武王也。而天人交與之會，則武王之不得為三后也，其心一而已矣。不然，其父事而為之臣，其子伐而代之位，文王事殷之心，且滋戚矣。

此文之妙，在神且法，不第以立義見奇。

析理甚細
體制甚宏

洋洋乎

三節

聖道至大，有所以寔其大者焉。夫禮儀威儀，何精寔如之。觀優優而後，乃知發育峻極，非虛理也。嘗聞大道之在宇宙，巨者含元氣精者入無倫，而人之於道，每不免小之者，以其濶舍之者隘，而經緯之者疏也。吾何以知聖道之大哉。中和基於性術，則太虛之變化流焉。位育顯於心源，則一允之功用溢焉。洋洋乎其發育者乎，其與物為舍者乎，其峻極者乎，其與天同運者乎。試觀萬物出乎機，入乎機，孰鼓舞是道，橐籥其籥也。鑄萬有而鈞陶之，即極於亭毒之中，靡匪其所。上祭已，試觀萬物同然生，誘然得孰滋殖，是道鼓其鬯也。函萬象而揚詡之，即極於冲漠之表，靡匪其所。仰蟠已然，陶於陰陽而自其發。

育者析之則精寄於衆虛之竅而批卻道窾莫室其端函蓋於宇宙而自其峻極者分之則真衍於衆妙之門而窮纖極致莫極其隙彼其優優乎大也一徵於禮儀之三百焉人綱人紀之大秉天秩以立隆有互陳而不相戾者蓋發育峻極之体滴之則百途而百不能竭其派也彼其優優乎大也又徵於威儀之三千焉一旋一折之間裁人官以樹極有錯出而不相齟者蓋發育峻極之真分之則千致而千不能禁其緒也無外者必踰寔以宰於虛測之紛綸之鄉而後見大之真境無間者非離一以遠千萬反之元本之地而弥見大之真源故觀洋洋則入者非隘而不弘觀優優則大者非虛而無據彼夫位天而育物豈虛語哉

得秋水之
神筆下自
聖愛無窮

舟車所至

二句

稽聖化者窮乎人物之境焉夫言舟車人力之所至所通則人物之境幾乎窮矣甚矣聖化之遠也嘗謂至聖之化不行而自至有感而即通彼其動於無形之域者曷嘗假於物托於人以為無窮哉迺吾以其地稽之則方以內方以外其廣谷大川之異制者吾不知其幾也幽遐與溥之險而阻者吾又不知其幾也論其勢則無窮之中復無無窮無極之外復無無極舟車人力於其中僅處一焉論其用則彼雖無窮有窮無窮者彼雖無極有極無極者舟車人力於其中罔弗屆焉試觀水之可涉者舟果且有弗至乎哉苟水窮而舟之用亦窮則堙塞之境人力又得開而闢之可乘者

人托於舟不可乘者人以天為游而涉乃遠也。試觀途之可達者，車果且有弗至乎哉？苟途窮而車之用亦窮，則阨塞之區，人力又得往而乘之，可驅者人寄於車，不可驅者人以神為輪而達。始廊也，散而觀之，則舟車人力以至小而歷至大者也。方且行盡如馳而莫知止也，何敢謂所至所通者之無遺積而觀之，則舟車人力又以無盡而遠無盡者也是謂無方之傳運而不窮也。何可謂所至所通者之有量？彼夫九州之內六合之外，誰非梯航轉轂之區，即絕域窮荒其為人迹之所不到者，曾幾何也。是豈不足以窮中國，垂範我乃聖化已隨之而俱流，此德被一隅者不能與之論盛也。

雄沉其氣

七十而後

節

學入於化，聖人不能先時也。夫從心而矩不踰，則化矣。聖人而必以七十得之，以此知化不可為也。夫子意曰：天下之道皆從心出，非有道為心之所入也。矩成乎心，烏乎弗從心制乎？矩烏乎踰而丘嚮固未始一也。心於矩兩相入，從心於不踰，矩兩相持，方且以心御矩，而心未與矩忘也。又方且以矩御心，而欲未與心忘也。蓋七十而始得之乎？情識之用消之久，則無餘。於是吾心本然之矩以無兩幸而獨運，欲之即是不比擬而合矣。執守之造習之久，則能圓。於是吾心自然之矩以無兩偏而常旋，欲之即得。隨縱橫而中矣。心與矩不相入，則一欲起而一矩踰，乃令默而識之，森然而



原件短缺

P12

各異者無非心也。無非矩也。當其欲即為矩之用。本無二體而安。所為踰心與矩不相忘。則求不踰而始不踰。乃今返而觀之。截然而各適者無非矩也。無非心也。當其矩即為欲之用。本自不踰而安。所不欲。其毋意毋必毋固無我。也是欲無其欲也。無欲之欲則靜虛動直順而從之。即真矩矣。心有萬變而何者不則乎。其方其無違無莫無不可也。是心無其心也。無心之心則六通四闢。時而從之。無非矩矣。欲有百途而何者不止乎。其域蓋心之外原。無有矩從心。所以從矩也。矩之用即不離欲。不踰矩乃以不踰心耳。使立而非七十也。庸詎知以心從矩者之未至乎。

後人初獲不入玄不入神

真實了哉

精析是非
幾于口辨
溜淫眼分
鬼乙

振廷有粉

在邦必聞

達也

達不可以聞飾。故聖人辨其非為夫。以聞為達。則達為聞。所亂而達益非矣。是可無辨與。嘗謂學者之患莫大乎已歎於寔。而人與之以名。始無寔而微名。繼據名以為寔。則士日偽而學日浮。此聞與達。所為相懸也。張也有志於達。胡以邦家必聞稱哉。豈以闇然不章塞之勢也。燁然見推行之符也。名之歸我者多。即道之畸物者寡乎。而非也。所稱必聞者。未論是此通彼之機。何在。第隨寄而可獵世聲。亦未論轉徙不窮之境。何如。惟耦時而即收物譽。此而計其所起。則尋響而集。緣聲而和。止於眾聽者。即眾耳為之附。而在我者。未有所動以合其必應之符也。是特名為聞。而安謂達也。此而計其所終。則不虞

貞平刀

十三

而來無微而去。入於羣耳者。羣聲為之。至而在我者。未有所出。以司其必得之契也。是實所為聞而安謂達也。達之途以已而行聞之。微自入而啟。而以聞為達。則人安得而代已。操達之境愈淺而愈寔。聞之勢彌廣而彌虛。而以達歸聞。則虛安得而為寔。用識者已知其非矣。不然而即聞為達。則人已之介神未始往而來也。遐邇之際。道未始貫而徹也。以彼之聲為我之寔。以人之入於耳為我之出於身。恐響逝而遺。竅虛而止。聞亦有不得必之。以為常者。所為應物不窒。道固若是乎哉。故以聞而為達者。究且指達而為聞。非托於是而可。以市名。是眩於非而無以徵實。世道之偽益不知所止矣。夫子固不獨為子張辨也。

語沉脈厚。應氣。是除。

古哉中自
有法律

〇〇

仲叔圍治

三句

以三材臣而為國用。衛其有濟矣。夫國無大於賓客宗廟軍旅也。者而三材臣治之。誰謂靈之國。幾有濟也。夫子語康子者曰。自古亡國之庭無人。非無人也。或材與位格。或位與材踦。材格則利擯於所長。位踦則害中於所短。雖有人也。與無人同。靈之亡而不亡也。則其臣材也。夫國之大事有三。曰賓客。曰宗廟。曰軍旅。其備悖睦。荐馨香。討戎事而訓之者。君為政。其操儀節。陳祝史。簡卒伍而練之者。臣為政。以靈之忘國恤也。豈其能勤信義以寧旅人。而治賓客者。則有仲叔圍在。當其時。諸侯之交。傍午而饗。食幣帛不愆於儀。聘問餼牽。各按其典。朝廷之上。猶有人焉。秉追琢之度。而相

其禮者則圍之為也。以靈之不蠲蒸也。豈其能握也。曾以侑先靈。而治宗廟者。則有祝鮀。在當其時。祖彌之序。寔濟而禴祀蒸嘗。時無缺高。犧牲俎豆。祭亡失經。宗祊之內。猶有人焉。備秘祀之官。而受其釐者。則鮀之為也。以靈之闇行陳也。豈其能遐折衝以固吾圍。而治軍旅者。則有王孫賈。在當是時。疆場之事。孔棘。而蒐卒簡。乘不抗敵於空名。受服釋兵。不承寧于積弱。邊鄙之外。猶有人焉。飭并賦之規。而張其軍。則賈之為也。夫使三子者。而非曰才以任。則典守失。而禮制隳。訓校非。而軍實壞。是官以入廢也。惟入以位。習斯文武各擅其器。有異用並效之資。又使三子者。而或易地以居。則束帶之士。絀於奉璋。縉紳之士。怯於甲冑。是人以官廢也。唯

位與材宜。斯文武各舒其長。無交絀不伸之患。彼其內德日修。而鄰猶援神。猶據四境。不至折而入於強也。夫非三子之力哉。不然。將康叔之祀。忽諸。豈其淫縱是聞。而久與大國盟。而角也。夫圍之。恣恣也。鮀之佞也。賈之煬竈也。而用當其材。猶可以為國矧。才有什伯此者乎。三子之得盡其才也。靈所狎也。不則正而疏之。雖才安施矣。故史魚伯玉。其人皆鄉才。而論存衛者。推三子。則用不用異也。靈之所以止于靈也。

其色古其語雄其氣沉而厚

仲舒

二當指
妙辨妍詞
華而不艷
矣而有度

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以注中二意層發紹屋似峽不窮

謀之大者必有所忍而後濟也。夫不忍者小而亂者大。乃狗之而不能釋也。則謀之何濟哉。且夫人欲有所謀。必先有所忍。忍之用誠。情之易繫。氣之易逞。使吾之謀濡於欲而折於銳也。而忍小為甚。夫謂之曰小。則所溺而欲奉者微。所衡而欲決者細。不必以重毅之也。乘吾情之所徇。而忽不自禁矣。亦不必以重持之也。乘吾見之所裁。而已不獲係矣。此亦何關於大謀者而亂之哉。蓋謀之大者。其事多。廣其勢多難。非割咫尺之愛。其計慮必不遠。苟不能引義以自裁。而中有所牽。則戀小而并怯其大。赴大而又還顧其小。幾微者展轉於寸心。大計必且替亂。而不知所宜矣。謀之大者。其發在遲。其成在密。

非融虛憍之氣其竅會必不深苟不能微見以自藏而外有所暴則
小。而。或。以。大。泄。大。而。又。或。以。小。嘗。褊。狹。者。勃。發。於。始。事。大。策。必。且。潰。
亂。而。莫。知。所。收。矣。其。便。者。在。天。下。不。在。一。身。吾。不。忍。於。一。身。將。必。忍。
於。天。下。則。謀。天。下。常。不。若。謀。一。身。之。工。而。小。利。不。稍。小。害。不。受。何。以。
越。一。身。利。害。之。外。而。制。其。成。其。便。者。在。吾。身。亦。在。天。下。吾。不。忍。於。置。
天。下。又。不。忍。於。置。一。身。則。謀。一。身。且。出。於。謀。天。下。之。上。而。僥。成。易。驕。
僥。敗。易。惹。何。以。入。天。下。成。敗。之。中。而。專。其。筭。是。以。善。謀。者。不。以。姑。息。
而。耗。雄。心。不。以。矜。激。而。後。浮。氣。所。合。者。情。所。揆。者。理。則。深。自。引。決。以。
赴。之。所。貪。者。少。所。弃。者。多。則。力。為。持。重。以。待。之。誠。不。以。小。不。忍。成。其。
大。忍。也。不。然。小。之。不。忍。者。幾。何。而。大。謀。既。壞。即。小。亦。何。利。之。有。哉。

燦瑤奇曲
而運腕若
飛以古洞
入理解釋
稱繡席名
似將龍

水火吾見臨

二句

前年機變後年理微

觀仁於無害者而知仁為甚也夫有臨而無死者則臨而死者失
常存之權仁之甚水火其徵也夫且吾以仁與水火相提而論緊
以理言之輕重未有分也惟以身試之或彼之所害此之所無而
甚不甚於茲決矣夫民何以趨水火如驚哉謂其為生之府也不
謂其為死之門也顧人能受水火之入而不可以入水火即水火
能制人之入而不能制其出試觀大浸稽天能濡跡乎積火燎原
可嚮通乎吾見世固無臨者其臨之而不死者百不一二也而仁
然乎哉有臨之而死者哉水火物也人亦物也與物為構即伏相
刃之形故用之而失不免適生而致死仁人心也為仁者心盛心

也。即心而含。始涵不滅之體。苟行之而得。豈其以生而伐生。凡物有生者。斯有死者。仁惟無生。是以生生固無所謂死地也。夫既無其地矣。則獨來獨往。盡游不死之鄉。而蹈將焉害。凡物有蹈者。斯有死於蹈者。仁以虛合。雖合亦虛。實無所謂受蹈也。夫且無其蹈矣。則一出一入。已絕行地之跡。而死又焉逢。故吾見不仁者之強死。未見仁者之速死。吾亦見仁者之死。而不死。未見仁者之不宜死。而死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蹈之虛也。自終古存。後天地老。生之至也。夫百生而一死人。猶以其多益而急之。矧萬生而萬不死。奈何聽其坐馳而緩之。盍不亦試以所蹈。反而思乎。生生之厚。陰陽且滋害也。苟志於仁。無擇地而蹈矣。

不製先輩
防膏刺後
便與先輩
類類

太師擊遼齊

全

樂官而不安於亂。義激之也。夫樂正則義明。固不得為亂臣使也。不然。知幾可責之衆。伶官哉。且天下有公義。人之大戒也。不明則高位。或以有所偏。而擬君明。則卑位不肯有所詘。而徇亂。故聖人執之以礪俗。而世道終有賴焉。何也。魯有樂官。從來尚矣。固俳優之所蓄也。於是三桓微惠。桓公而以王樂陳。世室彼且滋垢。無節何問。伶人哉。若之何。夫正樂之後。雅頌之失。次者方可嗣。而鳴而工瞽之在庭者。或若驅而去也。於是太師曰擊者。庶官長也。業先達齊。以為之望矣。彼亞飯。千三飯。繚四飯。缺之三人者。且之楚之蔡之秦。而辟地焉。鼓方枘。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之四人者。又

點是本父
至後亦安
去國之意
有極有力

通篇他文
後論又
末欲更振

且於河於漢於海而辟世焉此豈齊蔡秦楚之邦足以明六代之
樂河漢海濱之境足以宣大國之風哉想其心蓋曰九奏設於私
庭至亡等也彼寔忍矣吾安能以忍而習忍也宮懸隸於私室大
亡行也心既非之又安能以非而緇非也未知其義而異三子之
所為則危吾身故前有所隱忍而不去既知其悖而從三子之所
為則廢吾職故今有所播越而不辭則譏舞佞詠歌雍者重有激
而使然也不然伶官亦可以陸沉瞽史亦知夫去就賢如冉求而
臣之愚如樂工而辟之豈無故哉乃知改玉之非雅蔽蒙於三氏
抱器之義猶感慨於疇人魯論具著八子蓋紀聖化之神而知分
義之在人心不泯也

體認題意
轉換不窮
向中有筋
字中有刀

是乃仁術

二句

謂齊王巧於為仁以其權之見者當也夫用未見者全既見者則仁
之用於是乎不窮故足術也孟子解宣王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第
多盈於意而歉於權故往以伸吾仁而勢外畸也還以絀吾仁而心
又內鬱也蓋術窮而仁與之俱窮也臣何以謂羊易牛為無傷哉蓋
以物論則生一牛死一羊勢析之而愛兩妨以仁論則以一羊易一
牛理衡之而法兩合是乃回心之制演愛之方善委曲以貸德而內
無闕息巧斟酌以行慈而外無壅澤者也豈不稱仁術哉何也君子
以仁而為萬物府愛本同天而覆雖吾所不見愛詎有遺也然君子
以見而為兼愛權仁恒觸境而發苟非一兩見愛自有擇矣牛非王

所見者乎。愛寔注焉。禮不能解也。羊非王所未見者乎。形固忘之。愛未○有○寄○也。以其未○有○寄○者○全○其○不○能○解○者○則○牛○得○未○有○見○者○貸○之○死○而○已○觸○之○不○忍○旋○舒○羊○以○未○見○者○代○牛○之○生○而○未○觸○之○不○忍○自○在○機○圓○而○理○不○曲○權○活○而○愛○始○通○所○謂○仁○術○者○以○此○不○然○生○未○必○死○之○物○為○未○見○所○全○者○不○足○明○息○死○必○欲○生○之○物○為○見○所○遺○者○及○居○缺○望○將○為○仁○者○禮○在○則○愛○捐○勢○踦○則○心○格○形○敵○則○德○孤○仁○之○用○幾○乎○窮○哉○矧○天○下○亦○有○幾○兩○形○勢○兩○重○者○又○有○不○可○以○所○見○格○所○未○見○以○所○未○見○殉○所○見○者○何○以○令○吾○之○仁○與○物○宛○轉○四○達○並○行○而○不○悖○哉○是○以○衆○人○窺○王○跡○則○以○牛○羊○無○擇○而○疑○愛○之○偏○臣○洞○王○心○則○以○見○未○見○有○權○而○諛○術○之○巧○王○無○以○人○言○為○傷○也○操○是○以○往○而○仁○之○用○不○可○勝○劣○也

無中生有
題神信暢

然則王之所

夷也

全摹九錫
文似勝法
史

極齊王之欲惟大一統而已。夫一統未易言也。而世主未始不以此明得意。是故齊王之欲可知已。孟子意曰。人主之欲。未有無所注者。不注於一身。則注於天下。故於小有所不必娛者。必其於大有所不能釋者也。夫恬耳目。愉心意。齊國之可欲。盡於此矣。而王無愛矣。然則王所為大欲者。何難以意知哉。齊以內。王為政業。素有之。無所待。王欲也。即齊以外。亦王為政。勢無幾耳。無足昵。王欲也。將以輻負不廣。則其勢輕。何以制疆國。大藩之命。控御不尊。則其威殫。何以握居中馭外之權。故土地則欲闢之。向之僻一隅者。今且一經兩海。橫絕天下。而王可提封守也。是王之欲。大欲也。秦

揣摩曲尽
情境

楚則欲朝之。向之與齊爭東西帝者。今且受冠帶祀春秋。而王可
鞭箠使也。是王之大欲也。中國四夷則欲涖而撫之。向之規千里
守四境者。今且統九服以為御。環重譯以為朝。而王可佇中區而
通殊域也。是又王之大欲也。蓋有見夫天下之遞起而衡齊也。不
能無憤心。又以勢非一統。則人猶得操以衡我。而憤弗釋也。故驟
欲得其辟且朝者。而中常不可忍。抑有見夫天下之遞伏而畏齊
也。不能無侈心。又以家非六合。則我不免終以畏人。而侈未極也。
故恒欲得其涖且撫者。而外常不可奪。王之大欲。其可知者如此。
第萃渙鋤強。乃德之所漸。非威之所劫也。用夏變夷。乃政之所通。
非力之所爭也。奈何而欲興兵構怨。以求逞乎。吾恐齊之地。且日

削於兩大國。即中國不可一朝居。又何暇論於方之外也。

蒼翠之色掩映。縹緲之代之所希有。

然則



原件短缺

P22-P23

起伏復橫
曲尽其妙

左右皆曰可

節

人君之用法用民之法也。夫殺之權君不自用而聽之於國人以為用。乃知法非人主之所得私也。且國家之法主制之臣守之。民有執
 執奉之惟謹耳。然而民不能抗君以制法。君亦不能外民而自操法。
 法固與民共之者也是。故人有罪麗於可殺者矣。藉令國人無中。生有。以論。不告於
 君而私刑之。其罪且與所殺者等。是殺之惟君。國人安得問哉。不知
 主之所是。著為法。意之所可得而上下也。國人之所非。著為罪。法之
 所不可得而出入也。故不欲使近習乘陰陽以溪入人也。何聽於左
 右。又不欲使法吏窮鍛鍊以周內人也。何聽於諸大夫。惟夫可殺之
 罪。國人且言之矣。言之而公。夫然後讞以致吾之明。無以疑也。殺之

而當夫然後刑以彰吾之斷無以違也既不以左右矯虔又不以刻核而彰吾察既不以大夫輕辟又不以擊斷而殫吾威其察之也惟國人是聽其殺之也○亦惟國人是聽則是可殺者不死於君之法而死於衆人之心得罪於君而國人否也君可以為國人而屈法得罪於國人而君否也國人不可以為君而執法故曰國人殺之也蓋人自為法則法以衆人而亂故國人不得專殺而聽之於君君自為法則法又以獨用而亂故人主又不敢以已殺而聽之於國人此其慎之之至即左右大夫操三尺以衡我我且不敢易而用之又况乎輕人之命而淫刑以逞哉本以民而制法乃欲以法而箝民此下之所以多寃民而法不法也

文多餘地才情自顯

盡其心者

二節

○君子以心性達天功在存養而已蓋心性一天心盡則知達之事天者可廢存養邪且世人幻事天而隘視心性既以心性與天二目外心性以求天始於悟心性終於悟天此不善事天之過也夫天與心性則何二哉天以其虛者合氣而為性而即以性之寂者發靈而為心人以其心之靈者發性之窮而寔以心之倫者奉天之真故心盡則不必於天君圓滿之外別求慧照而性靈已徹即心即性者也性知則不必於覺性靈光之外別撰本原而天真已露即性即天者也心本性之本天吾以完全為透悟理既出於同條天宰性性宰心吾以事天求知天功亦豈容外假故尽心知性

真字了義

以後心與萬物為後而性與天地為昭是天與人合境界也盡心知性以前存吾心為天地主而且養吾性為吾心主是以人事天責任也心本内存防其外出而隨以防心之功為涵泳性靈之功則稟受歸完而玄冥可與昭格心易外出欲之內入而隨以欽心之心為含葆性術之功則人事全盡而天地可與感通夫曰存者心猶有歉存之熟而見心體之全則存心即為盡心曰養者性猶有逆養之化而悟性體之大則養性即為知性至於存心心盡養性性知一徹會心體之本原而事天即為知天矣彼外心性以求天而曰我能知我能事者妄也

論理則顯易直捷行辭則明白條管理題標準也

轉抄至皆
測想不到
都是名理
往成

無為其所不為 二句

人心有止不可動也夫不為不欲心之止機而妄為之而妄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夫人為有百途欲有百竇其妄發也則曰未嘗以道制之夫見可為見可欲則不見道誰與杜之矧業已為業已欲即復以道制之亦何益矣吾以為能為天下之不可為者人心而心未始無不為者存也當其心與物構為之機械一出而不能休而還以質之本心其不當為者不得為者不忍為者何待為之債而心始動乎夫不為而強為之則百為百困勢必不復為與其既困而滅為之貽曷若先守其不為之心而無以為之得也能欲天下之不可欲者人心而心未始無不欲存者也當其物與心

聞欲之端倪一開而不可塞而還以負之本心其不當欲也不得
 欲也不必欲也何待欲之倦而心始覺乎夫不欲而強欲之則百
 欲百損勢必不復欲與其既損而窒欲之流曷若先守其不欲之
 心而無以欲之得也蓋從為與欲而觀之則有生之心已赴於動
 即而視夫不為不欲者且為閉為鍵不可復出至苦矣然從不為
 不欲而觀之則無滯之心已塞其兌即而視夫妄為妄欲者且為
 顛為悖不可復入又彌苦矣乃知道心之動而距之則有禁而猶
 流順心之止而息之則無局而自靜夫人心固自有制耳又何俟
 於道為

不旁參一意不旁假一語而直捷了當令人不必測想

調為而神
 遠發為德
 響矣

禹之聲

全

執器以論樂不知樂不可以器拘也蓋樂之作由聖心出也安得執
 與世通毀之器而置優劣於間哉今夫樂者聖德之所寄而器者又
 聖樂之所以寄所寄也德終古以固存器乘時而代毀故論樂者毋
 釋德而任器焉彼夏之興也有禹之聲周之興也有文王之聲是二
 樂者則其德祇台與敬止同也則其功平成與咸和同也則其時禪
 天下與讓天下同也高子奈何執追之蠹為用之多執用之多為樂
 之盛而謂禹聲尚文王哉不知無今而不古者世也無新而不故者
 器也以樂言之文之視禹也均矣以時言之禹之去文也遠矣物固
 有成與虧况益以時代之遠乎雖聖明之器呵護於鬼神而不能必

其鐘簠之如故也。此必散之道也。道亦有存與亡。况區區形質之間乎。雖陶鑄之工。模楷於神聖而不能保其久遠之不渝也。此必壞之道也。蓋神明之律呂與天籟而相宣者。將無古無今。歷萬年而不朽。器數之盛衰。隨人代以迭變者。必有新有故。更千載而已。非不然。追蠡之存也。而曰專用之故。豈城門之軌也。而以兩馬之力哉。吾觀於軌而知用物之弘也。吾觀於蠡而知歷年之久也。吾故以追蠡之說。未足以議樂也。矧更千餘年後。吾恐文王之器。當亦必有蠡者矣。而禹之蠡者。又當必有不復存者矣。今執蠡者以議文之衰。後將執存者以病禹之亡乎。且雲門咸池之樂。至今稱絕響者。豈其有器之可按而求哉。其德存耳。固矣哉。高子之於樂也。

補孟氏所不及

萬曆辛丑科

許 獬字子遜號鍾斗福建同安人

會墨

○ 畏聖人之言

庸德之行

敢盡

是心足以王矣

稿

心不在焉

二節

人之有技

殆哉

是故君子

殺身

及其至也

二句

故為政在

節

仁者人也

四句

知微之顯

過則勿憚改

禮之用

全

信近於義

二句

○ 曰不失其

二句

察其所安

○○ 多聞闕疑

三句

我未見好

全

○○ 女為君子

節

聖人吾不

二節

○○ 鄉人讎

節

魯人為長

全

○○ 顏淵問仁

節

樊遲問仁

者直

子路問政

全

一匡天下

二句

○ 子路問事

節

○ 不逞詐

節

○ 以德報怨

全

賢者辟世

全

子路問事

節

○ 君子義以

節

人能弘道

節

○ 齊景公有

稱之

子張問仁

節

○ 今王蒞政

之塗

謀於燕衆

二句

滕小國也

全

昔者太王

二節

迨天之未

道乎

聖人之憂民如此

在於王所

為善

愛人不親

全

得其心

合下節

○ 舜明於庶

節

文王視民如傷

敢問交際

全

仕非為貧

全

○○ 有貴戚之

二句

非獨賢者

一句

欲貴者人

節

君子之事

節

存其心

節

仁言不如

全

廣土衆民

全

親之而仁

二句

仁者無不

二句

無政事

二句

口之於味

全

養心莫善

一句

惡鄉愿

合下

〇〇

畏聖人之言

因下文有小人不知故破知字

風雅虛圓
清言妙理
讀之及而
注無旁

上曰三畏
脫下自合
兩語語
工緻

摹可畏其
實可畏

君子嚴聖訓於心知所畏者也甚矣聖人之言至言也君子有心於師聖而於其言也詎敢忽諸且士生千百世之後而欲希踪千百世之前則非言無由尋而非畏無由入故誦法聖人者非徒以窮理亦藉以操心也吾得之君子焉君子畏天命矣畏大人矣至若聖人視聽明威不及上帝之有赫而天命之性與脩道之教原無精粗規恢制作不盡如大人之遭時而見之實事與托之空言亦無顯晦君子曰聖人往矣而其緒言未絕則亘千古而若新即聖言亦無奇耳而其真義無窮則終身由而不盡暗室屋漏之事有人所未及知而聖人言善言惡已若揭肺腑而示之早則對聖

牛重斗

言猶對神明也。蓋情偽微曖，莫能遁矣。而吾烏得不畏。惠迪從逆之迹，有哉。所未及為，而聖人言吉言凶，已若嚴斧鉞而待之。先則對聖言，猶對著龜也。蓋成敗禍福，莫能逃矣。而吾烏得不畏。動而觀靜，而玩何時不披瀝。然苟非澄神凝虛，極其齋以莊，烏不敢妄披瀝也。吾平生所學何學，而可使幾微之或虧乎。擬而言，謙而動，何時不修證。然苟非周規折矩，極其符以協，烏不敢妄修證也。吾日用所事何事，而可使毫髮之或爽乎。蓋聖人為覺世而有言，則其言不得不凜。故既以微詞而動之，復以危詞而惕之，而談吐固非箴銘。君子欲目言而見聖，則其意不得不虔。故既以實心而体之，復以虛心而承之。而旦夕固非水鏡。此一畏也。雖天命大人不

疎息於此矣。然非知言如君子，安能有此畏乎。

第一句不表明畏字，第一句實講畏字，千百年来未有易於

此章是論君子不憂福，聖人此作終云，士生千百世之後，辰玉

作起云，聖人法而意不折，為脈執真執微，而宜之，魁品極矣。

章法既
玲瓏句法
字活矣

若重說行
謹下便難
措手只講
庸德庸言
僅這鳥可
不行一語
苗工夫于
後段後段

庸德之行

敢盡

聖人論為道者力脩其庸而已夫言德惟庸道乃寓也行之而求其足謹之而斂其餘斯為不遠人之道乎中庸意曰子臣弟友人道也世皆恥為庸人願為聖人究也乃至於遠人至於遠人而君子之道鮮矣不知天下隱者有迹怪者有迹而惟庸也為無迹故人皆舍庸而趨異天下智者可能賢者可能而惟庸也不可能故吾必黜異而脩庸凡德皆德耳獨是德也命之為性智愚莫不同稟修之為教古今在其範圍蓋庸德寔至德也而吾鳥可不行凡言皆言耳獨是言也矢口即是夫婦可以共知含性而談聖哲更無高論蓋庸言實至言也而吾鳥可不謹行之而不足非不足也

便易為力
極善於取
勢

言錄三

皆起於厭其庸而有玩愒心又以言之有餘而益成其不足也行○下○有言○慎行○一○語○耳○謂○題○骨
僅如斯而已乎奈何云行吾業已行之矣而不足敢不勉焉謹之從下文伏者是也
而有餘非有餘也皆起於忽其庸而有忽肆心又以行之不足而只一○句○是○主
益成其有餘也謹僅如斯而已乎奈何云謹吾業以謹之矣而有
餘可或盡焉蓋行雖有時而當謹然庸以外則宜戒庸以內則宜
勉勉之始成其為庸不然則半途之廢耳言本無時而可易故庸
以外則宜闕庸以內亦宜慎慎之始成其為庸不然則尚口之窮
耳蓋無過無不及方可以言道無有餘無不足方可以言體道君
子為道又何遠人之有

虛者用字乃在講庸處實後翻虛乃在不講行謹勉處會
題融洽全指善字句處著精神

何舍似吐
掩動齊王
肺腸宛尔
當年

是心足以王矣

大賢引君以王而指其是王者動之也夫君心王業之本患無此
心耳奈何自有而自失乎孟子引齊王意也若曰自昔稱為天下
者為之堂上非堂上之足以為天下也心不下堂而自運則澤不
下堂而自周也吾王以羊易牛是心何心乎其王天下之心乎夫
天下雖大惟心則容不患不容第患容之無其端而王有其端矣
天下雖濶惟心則合不患不合第患合之無其倪而王有其倪矣
同此好生惡殺耳豈有在此流行在彼壅闕者乎闕非自闕或有
蔽之而明者自在也則其明者可通也而蔽者亦可徹也同此貪
生怖死耳豈有於彼矜全於此殘忍者乎忍非自忍或有喪之而

只掩剔心
字而芝王
意躍然言
外更不實
指

開拓一步
勢陡然出
奇

通篇皆不
實講未收
之王一句
妙局

存者自若也。則其存者可護也。而喪者亦可復也。吾意四境有呼
天向隅之聲。特四境聞之。而王必不聞。不聞而無所感。不可謂此
心之無。乃其一感而即通也。遠以徵此心之有。試反之。赤子乍見
之念。當亦同此真體耳。吾意閭閻有艱難疾苦之狀。特閭閻見之。
而王必不見。不見而無所觸。是心本有而尚泯於無。及此一觸而
即應也。是心自無而即形於有。即擴之先王不忍之改。不過究此
分量耳。惟王者能溥汪濊。而範圍無外。苟其有所及。無所傷。則範
圍天地之氣象。渾涵一掬。惟王者能神變通。而曲成不遺。苟其有
所全。無所廢。則曲成萬物之規模。具在靈樞。誰謂是心也。而不足
王哉。一心而足達於王。則必有為心之寄。而兼覆兼載者。其量宏。臣

固喜王心之有是也。一王而僅足於心。則必有為王之靈。而乍發乍
止者。其澤眇。曰又恐王心之僅有是也。察識擴充之功。蓋可已哉。

它卷刻画么奇此獨蘊藉屋勝

是心

以側鋒取
勢更借
強出理

不見聞不
知味是彰
出身心相
關光景不
正不止此
文可真識

心不在焉

二節

觀身之所以不脩而知其本當止也夫視聽飲食之在人身其小者也而心失則俱失矧其他乎此以知正心為急也嘗謂吾人一身五官百體效其動而心妙其靈心無與於五官百體之事而不可一日不在於五官百體之中而一不正焉而弊多矣正者無在也無在則無不在虛能涵寔之用不止者有在者也有在則有不在寔能碍虛之體當其時意有所至而情有所忘勿論其所以經世宰物挈宇宙之綱者何如即試語以生人之事且有失其故者矣逐其一偏而遺其大全勿論其所以通权達變握神化之紀者何如即試語以日用之常且有不及覺者矣視不見聽不聞食不

斤重計

只以呼吸
任氣公歎
竟

知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夫人也有此身即有此運動之靈心即不在矣而此耳目口體隨身而具者豈皆不在邪胡一無主而遂瑰然不靈若此夫人也有此身即有此鼎酢之感心即不在矣而聲色臭味當身而感者豈皆不在邪胡一不感而遂茫然無物若此此謂中者外之君而外境之操修不若從中一檢點也形者神之後而攝形以善動不若與神而湛思也蓋必有純一精微之道主持本原使其心有定在宅方寸而不他又必有空洞澄徹之見融去物累使其心無偏在涉萬變而不有斯之謂真能正心真能修身者也不然而膠膠擾擾其不為物累也幾希

此久可通篇用跌法在試看此題原以反跌顯正意故文亦以跌法駕之

建瓶之勢
左一取已
後如時記
呼吸而下

兩扇於處
呼左偏心
開閣一殿
水一向兩

人之有技

殆哉

書稱相臣之容賢而不容者失之也夫國有與立賢才是也容之則國利不容則國殆相去顧不遠哉宜秦誓並舉而言之也若曰人臣計利國家與自為利也異為國家計也者則莫如樹人為一身計也者則必將自樹夫自樹與樹人則不可同日語矣故世有技士亦有彥聖士其懷瑾握瑜俱願天心於公室其負氣矜節俱恥頤指於私門其批大難定大計俱足以助相臣而獻其長其豎大功立大名俱足以形不肖之臣而露其短此其知之難也容之抑又難矣然惟幸而與斷斷休休者遇則有技必容彥聖必容仗其力以集事而視在人也猶在己師其德以補闕而好以心也不以言蓋以開誠布公之

股此一股
似此局勢
交家未有

思收攬天下之英俊而數十世之人材預培養於當日億萬年之長
計密孽盈於一堂得賢者昌子孫黎民所以蒙其福也而福生有基
基此一个臣也其不幸而不与断断休休者遇則有技不容彥聖不
容勝已者見忌而媚嫉不啻若仇異已者見憎而壟抑不遺餘力盖
以貪權固寵之意壅塞天下之賢路而羽翼既散主有孤立之形羣
小盈庭國無緩急之寄失士者危子孫黎民所以蒙其禍也而禍生
有胎此一个臣也夫國家之保大定傾本非一人之力而苟無共
富貴誰與共功名人臣之析圭擔爵亦非自便之固而苟徒計祿位
誰為計社稷此自樹与樹人之別也而利害相越若此擇相者盍取
而提衡之乎

此父初閱
差無味細
玩則難穿

此起若不
徑思然獨
公一身字
不惟該上
却而下兩
之俱不用
添一語矣

君子有大道

發身

論大道本於心而其應彰於身夫此大道也理財以之發身亦以
之乃其得有自也則主心要哉且人主皆知以天下奉其身而實
未嘗知以天下奉其身也誠知之則知吾身之閔天下甚大天下
之閔吾身亦甚大而大道宜亟講矣夫道之大者撫世酬物阜衆
豐財非此不舉膺罔受貢配帝弔命非此不減有其得之焉往而
不得矣然而得以忠信也誠心為質則調劑自均一或失之焉往
而不失矣然而失以驕泰也侈心一萌則拂戾必甚即以理財一
節言之自古未有驕主在上而能警游惰勤勸課以滋財入者亦
未有驕主在上而能汰冗濫空匪頌以縮財出者則其持衆寡之

衡而使生不食耗酌疾徐之節而使為不用窮信既說上說非忠信不得也按下
 忠信者仁也彼其於財能為生又能為散合萬方之權乎祝頌以
 褒揚聖德而君身若益尊榮能使足在上又能使足在下合九州
 之充溢露積以擁衛一人而君身若益鞏固蓋仁主雖商德不商
 賄然道之大者必人与財兼理故不阜財而財饒仁主雖責施不
 責報然道之大者必民与身兼濟故後其身而身先人主而不知
 為身計也人主而為身計則忠信以行大道烏可忽諸

然 開闢轉招弓駿馬香齋洞之奇銅元位改之勢而乃力得

不墮於高
 不膠於脫
 令使去無
 膏音之疾

○ 及其至也

知焉

論道之費不盡知於聖人者也夫以聖人之明也且有所不知焉知
 固不足以盡道也道亦費矣哉且夫道之費也槩之萬端而不足求
 之萬變而不窮者也知其一於萬之中即謂之知而遺其一於萬之
 外即謂之不知夫婦之愚雖不可謂無知也然而非其至者也及其
 至也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皆當有以窮其細微周折之詳千世之上
 千世之下皆當有以燭其倏忽變遷之狀此非庸人所能知也意者
 其聖人乎而聖人亦猶人也豈能以盡知乎知從心思而起也亦從
 耳目而起也天下之理不能窮聖人之心思而能窮聖人於耳目所
 不及之地則聖人之知於是乎有遺理也理即事物而見也亦同時

地而見也。聖人之知不可窮之以事物而不能不窮於時地所不及之餘則天下之理於是乎有遺知也。故有以一人之所疑而天下萬世之所羣而昧者此其理之終不可知。知者鑿也。不知者止也。聖人未嘗以有心索也。而不索即有所不知矣。有以哲士之所昧而愚夫愚婦之所俾而得者此其理之可知而不可盡知。知者偶也。不知者亦偶也。聖人未嘗以有心計也。而不計即有所不知矣。向使聖人而無不知也。則欽明之朝何取於疇咨濬哲之主。何勤於問察而古今所稱天縱之聖。又何以自道其無知而溪歎於不惑哉。吁此見道之費矣。

思不入深。語不入精。子鈞且。唯。之。亦。無。以。勝。程。題。當。日。也。

此乃在聖其休板至在匪其神

故字之脈全教政上此以文至討勢只為活動身自此一倡漢人作此章武都此文訣矣

故為政在人 以仁

聖人以仁論政而漸約之君心焉。夫以身取人政之紀也。而君心匪仁。胡以修道而成身哉。夫子告魯君若曰。甚哉為政之難也。有為為之自用可矣。然有不得不借資者。無為為之任人可矣。然有不得不適本者。昔文武之紀綱天下也。三五殷輔次相。而無缺。我弓旌旗。旃賁相望。而無留良。其政誠善。則昇之其人。而無復中撓。其人誠賢。則委之以政。而不從旁侵。誠謂為政在人。舍人無政也。乃取人亦不易矣。雖清朝不能無庸違之士。則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其懸鏡又在取人之先。夫身其鏡之者也。真勝似似。亦勝真。人能自甄別。與雖盛世不能無不賓之夫。則聲同相應。氣同相求。其植招又在取人之外。

仍以文成
点綴起委
依不朕室

夫身其招之者也。主擇臣，臣亦擇主。人能盡權使與，然身之修奚以也。其以道此身為軌物名教之主，則舍軌物名教不可以為身。我先王之有令德也，猶曰是彝是訓，建其有極，則以道修身者可知已。行葦既醉之家法，胡可不率循焉。道之修奚以也。其以仁此道從精神命脈而流，則無精神命脈不可以為道。我先王之有芳軌也，猶曰勿二勿三，以欽厥止，則以仁脩道者可知已。闕睢麟趾之美意，胡可不寔体焉。蓋天下無沿襲可舉之政，故有夾輔亦有主宰，而真誠惻惻，盎然一腔者，則又宰之宰，綱常植而不墜，天下無粉飾可繼之道。故有本体斯有作用，而旁搜延攬以弘治功者，則又用之用。令甲整而長新，君欲為政乎，於此加之意耳。

仁者人也

凶句

短約中偏
饒波瀾中
精理

聖人以仁義勉君，而兩揭其要焉。夫仁與義相成者也。然其大者孰如親親尊賢。要哉，宜聖人兩揭之以勉君也。若曰自古談主術，則體仁尚矣。然仁必有籍，義為之藉，義為仁而設也。分之則各擅其大，合之則共成其大。而大安在也。今將以愛言仁乎。天下大矣，誰不當吾愛。惟不言愛而言人，則一念眈眈，所最先。蓋有如此則為人，不如如此則非人者。而親，是已。親有邇我而上，而人身所有出有邇我而下，而人類所自蕃。又有由我而推，而人倫所自倫。凡愛皆愛也，而獨此為不可解之愛。夫苟不知仁為人，則已知其為人而親，豈不大哉。今將以敬言義乎。天下大矣，誰不當吾敬。惟



原件短缺

P12-P13

不言敬而言宜。則一念尊崇所最先。蓋有在此則為宜。在彼則為非。宜者而尊賢是已。賢有翊我繼述之業。而宜資其資。棄有勗我不墮之思。而宜資其啟沃。又有去我離間之漸。而宜資其調護。凡敬皆敬也。而獨此為不可後之敬。夫苟不知義為宜。則已知其為宜。而尊賢豈不大哉。典有所必隆。則王者無私思。骨內之恩。篤於內。而股肱之佐。隆於外。各擅其大。而仁與義並行。用有所必借。則王者無虛崇。集思所以廣益。講學所以惇倫。共成其大。而仁與義交資。有修道之責者。當亟講矣。

大字難下手。攝摹以將人字。直字喚得靈。為大意。便自躍。

和原亦行
不日罷不
互和說得
極捷

禮之用

全

賢者論禮之原。而究其所由失焉。夫禮以和行。此其原也。不行者。不節之失耳。和曷咎哉。有子之意。若曰。自禮之敝於天下也。而隆禮之家。至拘之以強世。弃禮之士。反去之以潰防。吾以為二者皆非也。夫謂之禮。則烏用強也。而謂之禮。則誰能去之。蓋聞禮之為用也。雖至嚴而至和。其大以紀綱天地。而寔因天地之秩序。為典彝。天地之所制者。人情之所安也。其小以節宣風氣。而寔因風氣之循環。為變遷。風氣之所宜者。人情之所順也。夫人孰不欲充。而為尊者下。夫人孰不欲佚。而為長者勞。禮至則不爭。而人雖暴必恬。禮明則無怨。而人雖辨必服。蓋禮之以和貴。明甚也。先王之美。

先王二句
只照詩下

面不川字
揚發貴和
不為之用
優擾許六
識力

上文大小
字點在此

言金三
美以斯耳後世之由以斯耳乃有不行者則豈和之罪哉用和者之罪也和出於性之自然人本習之而不知一或知焉則情識生矣縱欲敗度所自來也節出于和之當然人本由之而不廢一或廢焉則凌越起矣納侮召亂寧有極乎尊卑少長之莫辨而名分倒置則相瀆乃以相瀆大者不可為綱常出入起居之無度而威望日衰則至遠乃以不遠小者不可為儀節如是而何以行也達其所由行則知天下無人情外之天理而制禮以垂後者不可不洞究其源推其所由失則知天下無天理外之人情而守禮以維俗者不可不力遏其潰不然則雖美而有不美者存禮又曷足貴也

婉轉玲瓏
華瑞巧舌

信近於義

復也

賢者論信而有取於近義者焉夫言而不復非所以為信也然惟近於義則可乎不然而何以復之哉且世謂輕諾者寡信非獨其率爾一時無必踐之志也亦其多誤必悔揆之義而不安耳夫義非他也乃天地間正大之理矢之口則光明措之躬則磊落固千萬人所注目而共仰亦千萬世所景行而不磨者是故信以成義仗義者不爽信義以成信能信者不詭義時乎有所感激有所慕效而慷慨以自許其自許者非以氣勝也而以義制則一言而負經常礪名檢卓於世教有關係也自古志士仁人莫不由此以垂休而復之奚不可焉時乎有所報稱有所締結而慷慨以許人

先定一法
後必可復
不但得題
吻態也

其許人者非以情勝也。而以義勝則一言而對天地。殞鬼神。浩然
俯仰無愧怍也。自古忠臣烈士莫不由此以成名。而復之奚不可
焉。是雖天下時勢異。容有言出而中阻者矣。然而屈在勢不在
理。其可復者自在也。吾之所謂可者。固非取証於事後。而逞料於
言前也。是雖人情初終易慮。亦有朝言而夕背者矣。然而失在終
不在初。其所復者自在也。吾之所謂可者。固非取必於不食言之
人。而取必於不可易之言也。不然言之不度。而適與義違。其究也
欲從吾言。則負義。而信亦不免為拘方。欲違吾言。則負信。而義亦
難收其全。瑜蓋立談稍輕。而進退無一可者也。吾願約信者慎之
哉。
信不在復言也。此作謝兒在起

○因不失其宗也

賢者論交以善始得之也。夫曰者交之始也。始交不善。於以求宗
遠矣。是以君子慎之。與且夫人之締交也。難哉。片語偶合。嚶鳴亦
可以相和。而未必其衷之篤也。情意偶諧。肺腑亦可以相傾。而木
必其道之契也。於是有心知其不可。而中道棄之。有初者不必有
終。亦有心知其不可。而屈意就之。完好者不必完名。此非獨其所
宗失也。失在曰先濫也。欲求其可。其惟曰而不失其親者乎。曰者
有貌交。而其可以親者。必心交也。天下未有心腹不共。肝胆不孚
而猶得謂親者。而為其心相與也。又何間終始矣。謂傾蓋即白首
之盟可也。曰者有事交。而其可以親者。必德交也。天下未有德誼

述之信也
作皆以法
日機以機
化法鷲鷲
繡必愈看
愈微

輕可字點得

不協道術不符而猶得謂親者而苟其德相取也又何問近久矣
謂邂逅即世講之好可也死生貴賤乃見交情而亦惟其人之真
能不害味不利疾也者乃可以歷死生貴賤而不動蓋合非強合
則一合不可復離其可離者皆強合者也出處語默乃見交態而
亦惟其人之真能不形間不造拘也者乃可以共出處語默而不
疑蓋同非偶同則一同不可復異其可異者皆苟同者也是以吾
人涉世寧擇而后交毋交而后擇有孚嚴亂萃之防不欲人負我
亦不欲我負人麗澤皆斷金之侶此正道也亦厚道也可以敦友
誼亦可以全身名交道莫善於此矣
此与信近篇皆發而字而機局迥別知春之文章之愛思也幸矣

察其所安

論觀人者在得其真心焉夫安者人心之真也不得其真而何以
盡人哉嘗謂人之難知也一行而初終改矣一意而初終又改矣
要之勉者可改而安者不可改法當察其所安而已矣安之云者
非有所慕而趨之有所激而赴之也理無強於其心而心自適焉
心與理而相安也心無強於其意而意自流焉意與心而相安也
自非然者且忻且厭勢若出於不獲辭之中尋為尋悔神或露於
不及檢之餘雖其一時之間其志方銳其氣方盈若奮然有不可
奪之勇而其初未必爾也我則察之於未銳未盈之初以知其所
自來雖其一時之間其銳未衰其盈未竭若毅然有不可拔之真

全篇体
段漢俯仰
騰躍切舞
表莊

一路磅礪
似鞋住手
之句掉
定固是偉
觀

而其後未必爾也。我則察之於未衰未竭之後，以知其兩自復。蓋彼雖以有意持之，終以無意漏之。我雖不以有心伺之，常以無心照之。故或舍其昭昭之節，而察其冥冥之衷，謂人固畏衆不畏獨也。或舍其顯大之迹，而察其鄙瑣之務，謂人固矜大不恤矜細也。或舍其從容暇豫之為，而察其張皇急遽之際，謂人固鎮暇不鎮卒也。此皆觀之以與由之外，而得其所安者也。不然，世之矯激之士，固有對大廷而慷慨撫幽獨，而悔恨辭尊顯而不居，爭錙銖而動色，平居無事，莫得其罅隙，而忽然突然之頃，反不勝其刺謬者。此其安邪不安邪，相懸蓋不啻倍蓰矣。不有察之法，何以得其真哉。

無字不醒
無意不遠
機不可失

〇〇多聞闕疑

寡尤

聖人論寔學有在於脩言焉。夫聞貴博而言貴精也。能闕且慎而尤寡矣。不然，能多聞奚益哉。夫子箴子張也。若曰：子欲知學乎？吾以寔學為子言之。大凡崇進脩者，參辭為居業之本。操衡鑑者，審聲在核寔之先。言之所係，亦良重矣。然言有自外入者，人獻之而我採之，是非臧否，所得而自主也。言有自內出者，我言之而人聽之，可否應違，不得而自主也。故雖搜羅誠廣矣，而遂可尽吐之乎？未也。雖參酌誠當矣，而遂可恣談之乎？未也。天下之言，固有在昔為論論，在今為竅語，在彼為訐謔，在此為浮議。不然而或醜疵半焉，得失參焉，皆可疑也。疑之則利用闕矣。天下之言，亦有明知為

嘉猷而發之太驟。近於躁。明知為石画而持之太銳。近於誇。不然而或知我者少。疑我者多。皆當慎也。不慎無貴言矣。闕之為道。訥在言前。一言而嚴三箴之戒。慎之為用。切在言中。萬全而凜一失之防。統之皆以成其慎也。而尤不自此寡乎。凡人尤吾言者。非尤其蘊藉之未優。則尤其挾蘊藉而出之侈也。而今無是也。非尤其慧識之未長。則尤其矜慧識而出之肆也。而今又無是也。詳審而談。談必中。持重而發。發必減。能使智者抱獨知之契。而昧者無送耳之嫌。虛受之人聽之。樂收其忠益。而福中之人聽之。不病其聞。捷又奚尤之有哉。不然。多聞多惑。多言多敗。吾恐尤之不終無也。

通篇全以微之。成文在實。發擇所至。終是一箇君是父人神傳。

特一用力
格義三未
見自嘆自
歷深情
念身味與
旁

我未見好仁

全

聖人望人力仁而深。以未見者致意焉。夫仁聽命於力也。而能仁者與力仁而不能者。俱未見焉。宜聖人有厚望與。夫子意曰。仁一而已。見為易者。玩吾仁。既以偶合而附之。而謂仁可齷取。見為難者。畏吾仁。復以因循而諉之。而謂仁不可力求。我以所見決之。皆非也。夫人心有仁矣。亦有不仁者。以為仁之害。有好仁矣。亦有惡不仁者。以為仁之防。總俱為仁而用力也。世有若人。我固願之。而今乃未之見焉。彼其所謂好者。非真好也。果能好也。則必無以尚之。極其好之力。而後已。而無以尚者。誰邪。我未見也。所謂惡者。非真惡也。果能惡也。則必不使加之。極其惡之力。而後已。而不使加

前後通以
此實講用
力所謂文
腹也

者誰邪我未見也。若是者不過自諉曰：力不足耳。而力不足者又誰邪？我未見也。我思以自力復自心，本至近而匪外求，以自心役自力，亦有主而無中餒，故一日而用之，即一日而赴之，其氣甚銳，非驟發而無根，日日用之，亦日日而給之，其神甚強，非一出而難繼，安見不足哉？夫其無不足也，則能好能惡者，宜必多也。而我唯未見安敢信其無夫，其有不足也，則欲好而不能好，欲惡而不能惡者，宜必多也。而我唯未見安得信其有由前所未見其歎在人，其咎亦在人，而我之惓惓屬望者，終未慰，由後所未見其優在人，其奮亦在人，而我之惓惓屬望者，終未絕。吁！人亦何愛此一日之力，而不以副吾望邪？

不但標義
務確且
運局靈奇

○女為君子儒

二句

聖人教賢者以儒，欲其究儒之量而已。夫儒之分遠矣，必有君子者而後足以當之，而小人何以稱焉？宜夫子兩舉之以決其趨也。若曰：世之盛也，而儒始為天下重，重愈久，業愈多，儒漸為天下輕，夫世非能重儒，儒自可重耳，亦非能輕儒，儒自可輕耳。汝欲為儒乎？吾聞之，儒有君子，亦有小人。語儒行，則躬道德而擯紛華，語儒術，則規遠大而薄曲謹，語儒效，則煥經緯之章而成參兩之能。若者皆君子也，以君子而列於吾儒之中，則道術賴之，世運賴之，可以尊吾統而續之二帝三王之後，而令未墜者重光，亦可以旌善教而置之九流百家之上，而令立異者屈服。蓋宇宙間不可一日

言
無此儒也。吾願汝為之而已矣。不然而緣飾章綵者，儒而偽。墨守訓詁者，儒而迂。經近而忘遠，執小而妨大者，儒而陋。總之皆小人也。以小人而列之吾儒之中，則進無關於世，退無述於後，使天下高其名而不獲收其用，則重有負於當時；使天下目其用而并以疑其術，則重有累於名教。蓋吾道內不可一日有此儒也。吾願汝無為之而已矣。為君子則君子，為小人則小人，其主張見於立志之始，而趨舍向背胸中之境界，以分其成就。見於規為之後，而巨細精粗，終身之流品，遂別甚矣。不可以不慎也。若徒曰言儒言服儒服，儼然被之以儒名，舉皆儒也。儒乎儒乎？君子小人果無別乎？

只將君子小人刻劃明白為字，不須再講。

題神還
題神題而
還以題而
忠左一二
筋骨活潑
力

聖人吾不得

二節

作聖始於立心。聖人以次而致意焉。夫聖人雖不作而有聖人之心，猶可望也。自君子善人而下，非有常，誰思哉。嘗謂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惟有常則可久，學惟有守則可大。世有聖人焉，神而明之者也。非學守之力大而化之者也。無執着之迹，求之君子，若一間之未達，然而具聖人之體也。求之善人，病入室之未能，然而抱聖人之資也。總之皆不可以無恒，而作者故語品格，則聖人尚已，而君子近之，思聖人而不見，而思其近聖人者，則君子可語資稟，則善人羨矣。而有恒近之，思善人而不見，而思其近善人者，則有恒可夫。此有恒之與聖人等級相懸，豈不遠哉。然聖人之道，雖無不

變無不化而亦有不變不化者本來之素朴此有恒之執所以勝人之幻也執則聖體在而幻則聖體忘也聖人之學雖無不知無不能而亦有不知不能者人世之機械此有恒之拙所以勝人之巧也拙則聖真完而巧則聖真鑿也忠信所以進德有守乃有為之根立誠所以居業不二為不測之門審如是也聖人旦暮遇之矣何難乎君子與善人

體極高能機神濼泊不必言矣也獨存存不盈
大福而無際無際

層卸一層
六層連一層

〇〇

鄉人儺朝

節

全與子懼父怒善人獵校篇

聖人盡禮於鄉而謹人之所忽焉夫聖人之處鄉雖細必謹也豈以儺故忽之哉朝服之立抑亦可以觀禮矣嘗謂聖人之處世非其狗俗而流之也亦非其矯俗而抗之也接之以誠而要之以禮不失吾正焉而已矣自今言之飲之行於鄉也所以合愛而尚齒也謹之誠是也至於儺則其事近怪喜誕者之所托也非有少長揖讓之儀可以明吾節矣其說非經好事者之所趨也非有彼此獻酬之禮可以明吾度矣朝服何為立於阼階又何為哉不知香比見雜不可實之說雖聖人所不道然而其習之有所沿也則怪而常者也怪則可駭而常則未可盡非也流俗之非雖聖人所欲挽然而其風

言三
之有所漸也。則今而古者也。今則可革而古則未可。盡議也。彼其周官之所載。方相之所掌。文武周公之遺規。寓於斯焉。夫子有尊王之志。則君在斯為臣。而朝服之敬。所以明臣道也。豈曰肅將之虛文而已乎。彼其一人舉之。羣鄉人從而效之。父兄宗族之彬萃於斯焉。夫子有睦眾之思。則賓在斯為主。而作階之立。所以明主道也。豈曰謙冲之得節而已乎。况夫聖人之心。雖不立異以為奇。而亦無隨流之失。雖不矯節以違眾。而寔寓變俗之權。蓋其儻者。鄉之人也。朝服而立者。非鄉之人也。其為鄉人之見。則可以儻其為秉禮之君子。則可以無儻矣。其儻也。禮之似也。朝服而立者。禮之正也。悅其事而從之。則吾亦為鄉之人。思其止而變之。則鄉

人亦秉禮之君子矣。此固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不可知者乎。

逐既振律似意似宜未路得百尺竿頭進一

昭澤與會
華無此行

皆是腐爛
時義之技
括點化非
的乎不能

魯人為長

全 以平終運素局是子慈獨出

聖賢議魯事其慮遠矣夫無故而興得已之役魯事非矣賢者言之而聖人與之其慮豈不遠哉嘗謂國家以無事為福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而興不急以浚民生則尤害之大者此仁人所以感時而蒿目哲士所以識微而寓規也魯有長府其來舊矣一旦議改作焉夫一新一故耳目之觀相去幾何而一仍一改利病之較相懸實多財用者天下之公而作無益以耗之病在不節儉矣府庫者人主之私而動大衆以先之病在不廣大矣民方枘腹而實其內復令殫力而營其外求之無已則竭澤可虞外者閱歲月而僅完內者糜萬億而為虛出之不繼則緩急何賴况魯自中葉以浚廢墮日滋當改者美止

千重

二四

一長府而改一長府。殊非識救時之宜。魯自開國以來。舊章俱在。當仍者。奚止一長府。而仍一長府。猶足動由舊之思。斯時也。魯之當事。任何人。當事任不慮。而身在事外者。慮之不已。迂乎。然慮誠當。而非迂也。魯之司獻納何人。司獻納不言。而分在不議者。言之不已。激乎。然言誠善。而非激也。使其事未成。而聞此。固可朝令而夕停。無復傷財害民之舉。使其事既成。而聞此。亦可懲令而誌後。無復紛更生事之憂。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非徒嘉閔子也。寔以維魯事也。夫閔子素豈喜言。而事閔軍國之重。則不得不慷慨以寫隱衷。聖人亦豈樂言。而言中安危之機。則不得不表章以悟當宁。後之長國家者。可以鑑矣。通篇只發已竟着後一點。題面是蘇長公法門。

不保鈞深
而聖光已
自畢霞

顏淵問仁

節

聖人語大賢以仁為之已而已。夫已非二也。有克之而為仁者。有由之而為仁者。人宜早自決矣。且語仁而至於本原之地。其境甚真。而非遠也。而亦惟其真也。故難覓功。甚約而非煩也。而亦惟其約也。故難操。聖門獨顏淵可以語此。故夫子告之曰。子欲為仁乎。人心本無所馳逐也。胡為乎有所馳逐而不止。曰。已固欲之。則不淨而不恣之。本無所蔽錮也。胡為乎有所蔽錮而不開。曰。已固。有之。則不得而不護之。於是乎視人則明。視已則莫不暗。而當其暗也。雖天理在前。井井易辨。而不知試一克之。而當有躍然呈者矣。繩人則密。繩已則莫不疎。而當其疎也。雖天理背馳。浸浸漸

點人字妙

刪

盡而不覺。試一克之。而當有惺然露者矣。禮不復乎。仁不全乎。天下之言仁者。不我歸乎。其復以一日也。則精神之所攝持定也。而人人同具此精神。原不相間隔。其歸以一日也。則精神之所感召。速也。而人人具各一精神。原不相假借。即云自視者不明也。亦烏有已不自視。而人能代之省者。即云自繩者不密也。亦烏有已不自繩。而人能代之脩者。吾以為人惟有已而已。以有已之心。而妄用之。則凡百攻取。凡百誘慕。皆見為吾身中不可無之性情。而牢不可破。以有已之心。而善誘之。則凡百芥藻。凡百濯磨。皆見為吾身中不可無之學力。而確不可分。故已非即私也。以其私由已而起。故已為之私。而被除者必淨。非即仁也。以其仁由已而成。

故即已謂之仁。而擔當者必力。人能知己乎。則知仁矣。

此題凡五輪。第一轉。至為仁。已句。再此從克已。至吸。得由已之神。遂乘風直下。以遂取勢。撥起無窮。

顏淵

一起一息
一往一來
數亦正清
象象：數
言極離合
之妙

樊遲問仁

者直

聖人論仁智道各相成者也夫天下惟能知人者能愛人也智以成仁舉措其明驗與且昔人主御世動希仁智之名而弗克收仁智之寔彼其所謂仁小仁也而於範圍曲成之術淺矣智私智也而於鼓舞作新之機微矣夫苟析之而各盡其大則合之而未嘗不共成其美也說在夫子之告樊遲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則無乎不愛也直者愛枉者亦愛合九流而兼收之仁主之所以示廣大也而不為行始息問智子曰知人知則無乎不知也直者知枉者亦知鏡羣倫而甄敘之智主之所以運神明也而不為傷刻核乃樊遲胡未達耶豈以普覆載之公者必有難於旌別而神臨

子夏

二七

華端鼓舞
一氣注下
而曲抄無

照之用者必有歎於并包乎非也。大凡愛其人者必欲其入為君
子也。而天下大矣。安必其盡人皆君子也。類由激勸之而然也。愛
其人者必欲其人毋為小人也。而天下大矣。安必其盡人無小人
也。類由創艾之而去也。夫惟直知舉枉知錯。錯與舉形也。而有所
慕且有所恥。則頑化殷焉。惟舉必直。錯必枉。枉與直分也。而有所
鑑且有所儀。則易慮速焉。故人主而非真能愛人也。真能愛人則
必有以使人自愛。又有以使人之自為可愛。而非智胡以行之。人
主而非真能知人也。真能知人則人必惧其無以逃吾知。又惧其
無以副吾知。而愛於是乎有所寄矣。此謂析之盡其大合之成其
美也。願治者可以思之。

春家問雅
生氣流動

子路問政

全

聖人與賢者論政。以身始終之而已。夫先勞所以倡始也。無倦所以
厚終也。外此寧復有政乎。嘗謂君人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誠知以
天下為一身。則必以一身為天下。而後可說在君子之論政矣。夫政
固有體也。觀風考俗。則居後。敷猷錫極。則居先。然而先之急矣。不先
而奚望後也。故子路問政。而子曰。先之。程功弊治。則任逸。經營創始
則任勞。然而勞之急矣。不勞而誰與逸也。故夫子言政。而又曰。勞之
彼其有。而後求先粉藻也。無而後非先滌除也。要以躬行心得之餘。
引掖天下。而使天下不迷於所趨。一日萬幾之為憂。則勞神甚也。宵
衣旰食之為理。則勞形甚也。要以精明率作之道。風勵天下。而使天

此等語似
人：能之
而堅厚中
自有靈氣
翔舞

下不怠於所赴。政若是。是已。後何益哉。益之有無。倦而已。倦之去者。非盡氣欲奮而不能。志欲張而不繼也。或起於求治太急。而有所期。焉而未至。則厭斲生。或出於視治太易。而有所為焉。而小就則滿盈。起而吾以為治。苟未成。胡可倦也。夫民情難與驟格。而可與漸孚。安知先之不已。而民終惰行。勞之不已。而民終惰事也。治之既成。又胡可倦也。夫民志可與暫動。而難與久持。安知先之或已。而民不惰行。如故。勞之或已。而民不惰事。如故也。高明博厚之化。必根於悠遠。而歲月責效者。不可與共功。經綸參贊之基。必本於至誠。而精神不固者。不足與居業。則無倦也者。固心術之所以純。亦治術之所以拓也。故曰。為天下者。為之一身而已矣。

轉折於此
文通真古

以滿自好
以天下非
無子如愈
思委仲耳

一匡天下

二句

聖人盛言伯佐之功。不可泯者也。夫仲一相桓。而天下後世。育有賴焉。孰得而泯其功哉。夫子盛言之。以曉子貢也。若曰。自古有事。則思功名之士。無則忘之。不知惟其高。無事之業。故不可忘。有事之功也。子未仁。管仲非知仲者矣。夫齊之有仲。非特一國之福。而天下賴之。非特一時之澤。而數世被之者也。自薄伐之風。既遠。而北方弗靖。犬戎妄意乎中原。包茅之貢。漸稀。而南風日競。蛇豕荐窺乎中國。蓋天下於是乎。苦狄患也。仲乃起而驅之。救邢救衛。次及於鄆。而侵軼者。望風而遠遁。天下於是乎。苦夷患也。仲乃起而扼之。盟江盟黃。馴及於楚。而強大者。弭耳而乞盟。斯時也。夷夏之

辨明而伊洛洗腥羶之穢。首足之分定。而江漢起朝宗之思。烽火絕於郊關。而室家婦子。煦煦然相哺也。至於今。雖邢衛之跡湮矣。而簡書尚在。有恃以無恐焉。誰非仲之力與。戈矛化為衽席。而雞犬桑麻。熙熙然安堵也。至於今。雖江黃之事邈矣。而盟言未泯。有恃以無虞焉。誰非仲之庇與。遠績膺懲之烈。而我疆我理。用壯十。二國之藩宣。近舒憑陵之釁。而以安以阜。重維八百年之命脈。仲之功。亦偉矣。夫天下而無事也。天下而無事則如仲者。殆亦未可少也哉。

一區單玉樣表。正所以尊周也。見極為天受賜。至究是當日光景。

人第知其作法。凌空然全在本。文虛字。轉玲瓏。宛至。

子路問事

節

聖人與賢者論事。君竭誠而已矣。夫勿欺而犯。則言皆誠也。非誠而何以言正君哉。嘗謂忠臣事君。以心。直臣事君。以言。然未有不。能為忠臣。而能為直臣者也。故子路問事君。而夫子告之曰。事君者。有犯無隱。義也。故凡世之能犯者。皆賢臣也。然存一犯之心。將。急於吾言之見售。而恥于吾說之不投。於是。有理然而事未必然。古然而今未必然。而強之以。瀆乎天聽者。於是。有事本小也。而張。之以為大。勢本緩也。而張之以為急。而反之。無當於情寔者。若是。者。皆欺也。吾以為臣之事君。使君畏吾之言。不若使君信吾之言。而一涉於欺。則君疑矣。况面折廷諍。又非人臣之得已者乎。使君。

信吾之言。又不若使吾言之。自信於吾心。而一涉於欺。則心忤矣。况逆耳苦口。又非吾君所樂聞者乎。故內之不欺乎吾心。而外之不欺乎吾君。自請自獻之本也。如是而後。可以言犯顏矣。上之不欺乎一人。而下之不欺乎天下。是效忠效款之常也。如是而後。可以議極諫矣。真知其是何必於隱。而非真是何必於不隱。一言一論。務皆矢天日而進之也。真知其非何必於默。而非是真非何必於不默。疑言疑事。無敢設兩端而嘗之也。自古明良之相遇。不在造膝。而在盟心。上臣之格君。不在衆見。而在獨念。大都類如此矣。事君者念之哉。

真截六後委括備至篇終澤水一句

不逆詐

節

聖人之所賢者。自然之覺也。夫覺出於自然。則不以逆億生。亦不以不逆億。滅覺。如笑。茲聖人之所以賢乎。想其意若曰。吾人方寸雖小。神靈宅焉。物來自照。安事推測。大凡借貸於推測者。皆其本體有未莹者也。世有逆詐者。亦有億不信者。情偽方伏。而深其心以防之。微暖未形。而巧為術以釣之。破純朴而從雕偽。人固病其機智之大多。乏妙明而事機心。吾尤病其慧識之不足。是安所稱賢也。所謂賢者。其惟不逆不億。而先覺者乎。夫其人誠詐者也。吾即覺其詐。亦何難。然而覺以不逆難也。其人誠不信者也。吾而覺其不信。亦何難。然而覺以不億難也。謂覺從事生邪。則其事未

人以急徐
人以刻峻
人以唱歎
所謂善於
布勢巧於
認題也

掉抑六二
字入化

形謂覺不從事生邪。又誰為之觸而誰為發之邪。謂覺從心生邪。則其心不役。謂覺不從心生邪。又誰為藏之而誰為顯之邪。吾聞賢者養志於恬。其於人情物態常不灼以事而灼以理。茲其理熟而事自微者與。否則揣摩猶或失焉。安能一一而懸合也。吾聞賢者生明於淨。其於伏奸隱狀。每不照以心而照以神。茲其神凝而心自朗者與。否則當機猶將眩焉。安能先時而懸斷也。蓋方其未感而覺涵。則鑑空衡平之体立焉。懂者雖已絕而炯炯者未嘗已。及其機動而覺生。則日照月臨之用行焉。妙應者未嘗無而虛靈者非始有。至誠之前。知此其庶乎。賴悟而屢中。方斯茂矣。吁。此其所以為賢也。

節於生却下所以神遇不亦之傳

人知賞其
机類之輕
復不能微
其旨趣之
和平

○ 或曰以德

全

聖人論報施平情而已。夫報怨以德。用情之過也。惟善酌於怨德之間。而情平矣。嘗謂吾人涉世。其施受往返之迹。甚不可以有心與也。有心於備怨備德。而過用乎其心。則弊且為禍。中為賊物。凌厲恣睢之念生。而情不平。有心於什怨什德。而過用乎其心。則弊且為沽名。為市恩。勉強矯拂之念生。而情不平。此以德報怨之論。聖人所以不取也。何也。人之施於我。有不盡為怨而已也。蓋亦有德焉。夫德怨之相去遠矣。如曰怨吾忘之。德吾忘之。則倒置甚矣。矯情雖足駭俗。而背恩反為不祥。如曰怨吾厚之。德吾亦厚之。則混淆甚矣。德之內既不可減。而德之上又無可加。以此用德是

午重十

三二

名為處厚而寔不得厚也。謂其溢在此則憾在彼也。以此處恐是名為能忘而寔不能忘也。謂其逆受之而逆消之。明知之而明矯之也。吾以為處怨有道。直則稱而德則濫。用德亦有道。用之德則稱而用之怨則濫。夫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念不分畛域。而衡不偏輕重。渾忘乎爾我順逆之中。而默寓其斟酌調劑之術。斯吾情平而物理得矣。不然。施恩於非望之地。則其迹似譎。出之者既乖於順應受之者。反用以生段。况德於夙憾之人。則其誼似薄。在彼之缺望者。不少在我之抱歎者。寔多。此或人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只此德性衡量分曉。未後輕。抱歎不執直德二字。着力筆。除真。水。凌。室。

文勢如串珠

賢者辟世

全似我兒。何篇章法

聖人無辟世之志。而歷舉所辟之不同者焉。夫辟世誠賢也。而必於辟世則果矣。此其所辟之不同也。與嘗謂君子之處世。何意於辟。亦何意於就。然其就也。以濟天下也。君子之初心也。其辟也。類於忘天下也。君子之不得已也。是故世有人焉。悲道大之莫容。而掩目潤潛。付理亂於不知。慨滔滔之皆是。而盤耳山樓。甘逍遙以長往。此辟世之士。獨行之賢也。名不污而身不辱。志可則而羽可儀。私心豈不貴之。然所為辟世者。所以待天下之清也。而天下之清。常難待。則世固不可以輕辟也。計及其次。辟地足矣。其去也。以辟地。則苟非舉世混濁。而淪胥已甚。其不主於必隱可知也。然所為辟地者。將以求行可。

如此轉運。追風逐電。

行重下

三三

之仕也。而行可之仕，常難。必則地，亦不可以輕辟也。又求其次，辟色
足矣。其去也，以辟色，則苟非接遇之稍懈，而禮貌之寢衰，其不主於
必遜可知也。然所為辟色者，將以求際可之仕也。而際可之仕，亦難
必則亦不可以盡責乎天下也。又求其次，辟言足矣。其去也，以辟言
則苟非意見之相左，而議論之齟齬，其不主於必退可知也。蓋極
雖疑於為佞，而皇皇每患其無君，求通雖知其不得，而潔身必至於
亂倫。是故世可辟，地可辟，而君臣之義不可辟也。寧委曲於一過而
已矣。色可辟，言可辟，而斯世斯民之負荷不可辟也。終不顧以繫心
而已矣。吁！此夫子愛時之志，有感而發之也。

辟是不辟，立意既高，揮筆亦如

○ 子路問君子

節

聖人以敬備，盡君子極其量而可知也。夫治至安，百姓極矣。而其
原則起於脩己。此大聖之所難也。而願君子之所易哉。嘗謂天下
大矣，乃己亦不小也。知己之非小，而大其心以屬之，知己之為大
而小其心以操之，斯已得而天下亦得矣。子路問君子，而子曰：修
己以敬。夫敬何以能修己也？五官百體有主則靈，無則蠢。言動視
聽有禮則治，無則亂。有己而不修，是喪己也。精神先已，渙散形骸
安能獨運？談修而匪敬，亦偽脩也。外貌雖甚塗飾，真宰則已牴止。
欲修己者，信惟主敬要矣。惟敬則修之，潤蠖無形之中，雖一物未
接，儼乎若億兆之臨焉。其心不敢忘一已，斯不敢忘天下。忘天下

子路問君子
題下筆接
來滿盤托
出

未白之上
素耳再翻
病字使居
旁近

者忘已者也。惟敬則修之大庭撫馭之際。雖匹夫當前。凜乎有勝
予之惧焉。其心不敢以一已恣。斯不敢以天下恣。天下者。始
於恣已者也。已無体。合天下之人與百姓以為体。嘖笑喜怒動閔
四海之命脉矣。已無用。合天下之人與百姓以為用。位育參贊。疇
非萬恭之緒餘乎。是安人斯也。安百姓亦斯也。堯舜之所為蕩。之
魏。而躋世於熙皞者斯也。堯舜之所為兢。之業。而交傲若不
足者亦斯也。由曰如斯而已乎。吾猶惧君子之未必能如斯耳。果
能此道也。大聖猶將讓之。而由也。顧可少之乎。
此題當於為人安百姓性極修己之功。不當於修己以敬中。此
為人安百姓性極且清安人安百姓亦自其次第轉絡不得一氣
習之子孫雜類凌駕而呼。在脈理。之傳神。是在力大非其旨。混也。文在詳

得機之文
不在字句
爭妍以字
句爭妍在
必不得真
口氣也

看

○ 君子義以

節

聖人善君子之應事。無不有者也。夫一事也。而義禮遜信備焉。此
其中何不有乎。稱為君子不虛矣。且尚論君子者多已。然邈其流
而忘源。則事功之偏也。舉其偏而遺全。則局曲之士也。淺之乎言
君子矣。君子一心。衆妙之門也。而萬應之府也。蓋非意必固我。所
盤據之心。而義禮遜信。所縮結之心也。持此以應天下。經權常變。
惟義則定。毀譽得喪。惟義則忘。依之為頑。而非是不行矣。至其行
之也。則禮之以也。夫豈謂義之協者。尚不可行。經緯自有矩矱。矩
矱密而義乃精耳。非是不出矣。至其出之也。則遜之以也。夫豈謂
義之協者。尚不可出。疾徐自有節奏。節奏諧而義乃和耳。非是不

無此一反
不醒

成矣。至其成之也。則信之以也。夫豈謂義之協者。尚不可成。誠妙
萬物之終始。抱此終始而義乃完耳。心在空洞澄徹之境。不自用
而數者為之用。執之莫得其方。理在神明變化之天。亦非有意於
用。而數者自為之用。窺之莫得其間。蓋涵養粹矣。化裁故自熟也。
醞釀深矣。目應故自神也。即謂聰明見解。可以偶合。然而借資於
聰明見解者。或智能及之。而力未必能運之。即謂意氣力量。可以
強索。然而取必於意氣力量者。或能使之有所遇。而不能使之無
所遺。豈不信乎。君子哉。彼以偏才曲學名君子。抑何其待君子之
淺也。

以君子起以君子於任中間起承轉合備極其妙

題面本以
人進對漢
故文俱扭
搖合卷偏
至於合更
醒題耳

人能弘道

節

筆舌以手一齊解語方以此

聖人論道而專其責於人焉。夫人以載道者也。弘道者人。弘人者亦
人道。曷與哉。嘗謂人之生也。與道俱生。亦與道俱成。道之於人。未有
不相藉也。而未始可相諉也。曷言之道者。以虛為宗。以因為應。虛則
無思無為。而思為必有所寄。其為之寄者人也。因則有翕有張。而翕
張不能自主。其為之主者人也。天下惟人為能戴耳目。抱心思。而具
聰明睿智之體。則當其全體立焉。而規恢出焉。吾體即為道體。天下
惟人為能秉健順含中和。而具神明變化之用。則當其全用行焉。而
功化溥焉。吾用即為道用。故就道而觀其廣矣。大矣。莫兩儀而有羣
生者。人以為道弘乎。然其私有自道之能也。而實人之能也。弘道而

無人安知不終為虛器也。就人而觀其巍然卓然參天地而闡盛衰者，人以為人弘乎？然其弘有自人之能也，而非道之能也。弘人而待道安知不終為委形也？蓋道之與人其相為用者，渾淪妙合之機，道為弘矣，人不獨小也。人為弘矣，道不獨隘也。有其修之則兩得，無其修之則兩失。人之與道其不相做者，經緯運量之力，道有未弘，責不在道也。人有未弘，責亦不在道也。兩得之中必有任其功，兩失之中必有任其咎。故天下均是道也，昔以大明而大行，今乃不著而不察。吾以惜其道，日以惜其人。天下均是人也，彼以作君作師而有餘，此為愚夫愚婦而不足。吾以罪其人，不以罪其道。有世道之責者，夫亦可以思矣。此得題神又得題貌，故卷舒開合隨意自如。

致論千古
未可幸情
至七欲絕

奇情動紙

漢墨淋漓
一彈三嘆

○

齊景公有馬

稱之

論人於身後之名而所重可知矣。夫齊景以不義得國，生則榮矣，要以身後之名不愧夷齊多哉。且夫齊有崔慶之雞人，倫一大變故也。為齊景者有討與去而已。吾聞以讓得國，義士猶或逃之矧有視其兄死而目以為利者乎？以仁伐暴，義士猶或非之矧有臣之弑君而目以為利者乎？無他，重視此千駟故也。夫千駟也有之而果足重乎？彼其死之日，胡無稱也。此以知公論在人，死而後空寄寓之榮有盡，而訾詬之口難消。當其生也，就視全齊之樂，至於揮涕牛山，思挽苗而不得，令知富貴之為累，若此挽苗亦奚益矣。非富貴之能累人，重富貴者人自累也。無之而果足輕乎？則彼餓

言鍾斗
首陽者胡以到今稱也此以知公論在人久而益明百年之身有
涯而振古之嚮難湮當其生也甘心西山之厄至於採薇行歌視
死生若旦暮苟其貧賤之足重若此旦暮亦古今矣非貧賤之能
重人甘貧賤者人自重也。要之貪夫以倖取滅名而後世遺榮之
士遂指爵祿為塵垢富貴非惟累人人亦累富貴矣。義士以植節
垂譽而後世慕義之徒遂安枯寂為養高貧賤非惟重人人亦重
貧賤矣。不有聖門之論孰表而出之。

無端將夷齊來古齊景此對在中必弓微有但未知此
文後起之時終弓於忘存

子張問仁

全

聖人與賢者論仁全其心而已夫恭寬信敏惠行此五者故全也
而苟有一之不效豈其能行哉且仁心體也心有真體亦有全體
真體在萬物之上不與天下為馳逐全體在萬物之中不與天下
為間隔子張問仁意可知已而夫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若曰
人心一而不分而惟仁者為能分其惺惺者其通關之戶也天下
渙而不合而惟仁者能為合其壘壘者其聯絡之神也故行非仁
而所以能行者則仁非仁也則有勉强而不經者矣即行之天下
亦非仁而所以能行之天下者則仁非仁也則有窒碍而不通者
矣何也彼其所謂恭真恭也如見如承而非齷齪若之跡寬真寬

運整之如
非工巧亦
及

言講恭寬
自強自齊

言以又
滿口之
不投至

也。兼覆兼載而非博敷大之聲有所不敢欺以為信而非尚要結也。有所不敢急以為敏而非喜綜覈也。有所不敢薄以為惠而非事驅駕也。迺若可見而不可窺。仁之同出而異名。道有相濟而不相戾。仁之殊途而同歸。其究至於中外則象遐邇傾心。携二者輸誠。廢墮者奏績。即一材一畝之微。且翹跂而願為使。亦曰必如是。乃真行五者於天下耳。仁者豈有意於其間哉。蓋論仁雖論主宰。不論作用而作用亦主宰之呈。特其精不一則不貫。論仁者雖論施為。不論功化而功化亦施為之驗。特其感不誠則不神。張欲求仁乎。當無務其所謂全而先及其所謂真則可矣。

眼明理直機行筆隨無一字雕繪而神理自足

能於瓊家
初學

今王教政

之塗

能使天下繫心仁政之感也。夫天下亦大矣。而士農商旅盡之。不有仁政何以繫其心哉。且人主有所大欲於天下。天下亦有所大欲於人主。人主而欲自就其欲則必先就人之欲而後可矣。人之所欲何在。仁是也。是仁也。小用之則為術。一物苟其生全大用之則為政。天下在其容保。而是改也。離於仁則人携以所為求。所欲而不足。出於仁則人歸。舉斯心加諸彼而有餘。今王誠發政焉。施仁焉。輕徭薄賦。使天下知其不貪。尊賢愛士。使天下知其不驕。天下莫不驚尊榮而吾簡而用之。作豪傑之氣。天下莫不驚富厚而吾因而與之。收遠近之心。蓋政依仁以為政。則政非徒政。精神潛

為感名仁附政以為仁則仁非小仁。濊澤翔乎寰區。由是而仕者。欲王朝矣。曰王無臣其所教。畊者欲王野矣。曰王無用其所緩。賈而歲者欲王市矣。曰惟此為不征之屢。旅而出者欲王途矣。曰惟此為不暴之關。斯胡雲合嚮應。若此哉。則發政施仁使之也。夫人各有欲。其乘機違會而出者。非為厚利。則為名高。夫人各思遂其欲。其翹首跋足而起者。既切就日望雲之思。又懷此疆彼界之恨。不然招之無道而興兵構怨以携之。朝野市途皆敵國也。其何濟之有。

大桓子孫之文家在不之於在實之此及於發政施仁至將四事擊入伏天下不輕之過去未一茲伏字作收此在兩熟之陣也 文在汗

孫桓子孫之文家在不之於在實之此及於發政施仁至將四事擊入伏天下不輕之過去未一茲伏字作收此在兩熟之陣也 文在汗

謀於燕衆

二句

大賢之策齊有宜於存燕。祀者夫燕無君也。立以撫之。燕有君也。去以寧之。此為燕也。亦為齊也。宜孟子以之策齊宣也。若曰燕自召公以來。世有君矣。齊師入而燕祚中廢。召公之不祀也。忽焉天下之所以痛心於燕而忮心於齊也。故齊之取燕非計也。若徒然委而去之而無所置以塞天下之議。亦非計也。蓋聞之定大衆者不可以無主。無主乃亂。濟大事者不可以專欲。專欲難成。矧天未絕燕。當有繼燕之人。雖欲廢之。其將能乎。燕方猷亂。必思定亂之君。就而固之。蔑不濟矣。斯時也。或參之大臣宿將之言。而資其擁衛之力。或詢之中外臣民之望。而取其師錫之公。或為之置親而

少至去之
不甚清

置長而用以光累世奕葉之傳或為之置賢而置能而用以振一時再造之業若曰我之置君也為燕計也苟燕之與情所屬與議所推我則從之示天下以無私也若曰我之不去也亦為燕留也苟燕之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我則去之示天下以無求也蓋惟置君於在燕之日則有廢必興有絕必續向也暴而今也仁矣惟去燕於置君之後則權不久假師不久淹向也擾而今也靖矣天下諸侯雖欲兵齊其何辭焉

安不家其議滿翁子雜公不倫而室在以此法機老法
施於此等事也

法
氣古而神

滕小國也

章

大賢之策滕在吾自為謀而已夫事齊事楚均非計也苟能自強齊楚雖大何畏焉且國無常強無常弱我先自強也則國強我先自弱也則國弱文公謀國而決擇於事齊事楚之間無策甚矣孟子曰君謂齊楚是倚我夫大國難憑也其將善滕以勸來者未可知也若後焉而有他志亦未可知也吾為君計亦安能徼倖於不可知之天而以冥冥決事哉吾有一策令君不事齊不事楚而齊楚之君環視不敢謀滕其說曰憑險以為安其安可久集渙以為整其整不可犯是故城不高而池不深以其國與敵也民有遠志委而去之又以其高城深池與敵也在築城焉在鑿池焉又在與

民守之效死而不去焉。蓋以事齊事楚之資。轉而繕完我城池。則堅足以當瑕。安足以制動。佚足以待勞。而藁爾一隅之區。隱然有天府百二之勢。以其事齊事楚之心。轉而拊循我赤子。則戰可與同強。守可與同固。患難可與同仇。而伍兩卒旅之衆。隱然有折衝千里之威。竊意君雖傾困倒廩。卑身約志。以求大國之援。未必若是之安且重也。君熟計而行之。滕猶可為也。不然。敵之厚。君之薄也。滕之社稷危矣。

必兩人若此。則人痛快不已。

我收我成
必意其是
筆習千古

昔者太王居邠

二節

大賢勉滕君以自強。必援往事而論之也。夫為善所以自強也。遷國非得已之計。奈何輕效往事哉。昔文公為築薛之舉。而有怵焉。遠避之心也。故孟子曉之曰。君子之立國也。不恃人之強。亦不畏人之強。在善自為謀而已矣。吾嘗歷覽古今。追跡興替。其間弱避強。寡避衆。而遠徙以固存者。蓋亦有之。太王是也。然非太王之得已也。蓋其所鄰者。夷德無厭。則獯獯之性。難馴。非若今日之齊。號稱冠帶之國。猶可德懷而禮服也。其所值者。戎馬日騁。則剝膚之勢已逼。非若築薛之議。僅前蚕食之端。猶可防微而杜漸也。說者皆云。遷岐之後。不數傳而六州歸。大勳集。後世子孫相繼而為王。或者太王之有意於是。

然而陸起
格勢奇絕

而不知太王之為其子孫計也。非遷國也。為善而已耳。與王原不擇地。天命歸於有德。修德行義之烈。苟足以荐馨香。而來帝眷。則皆可轉敗而為功。積功累仁之行。苟足以洽百姓。而光四方。則皆可拓小而成大。曾何彼何此。何古何今。第以前功而責後效。則其心必不純。以薄德而邀厚報。則其為必不力。是以君子不敢必也。以其可創可垂。可絕者。為之於已。以其固然。宜然。不必然者。俟之於天。如是而已矣。夫為善之利。大之足以王。而小之亦不失為可絕。吾固願君之強為也。不然。雖有他計。如齊何哉。吾恐當今之時。人懷改闢改聚之心。多爭城爭地之戰。為君之歧下者。未知何在。而為君之齊人者。比比然也。君幸熟計而蚤處之。

詩云迨天之

道乎

詩言豫防。知治理者也。夫方盛而戒。此防患之善道也。思深哉。陰雨之什。乎宜。聖人有遐思矣。嘗謂國家之盛衰。有數。制盛衰有道。道者。數之紀也。夫惟明其道。乃可以維其數。說在詩。可繹矣。昔者周運方新。九服晏然。計臣謀士。正拱手而獻成功。媚子諧臣。且恂心而譚安樂。公獨穆然深思。而托之詩。以諷也。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日中而嚴陰雨之防。雖盈勿盈。雖安勿安。溪居而凜下民之畏。其曰綢繆。非早計也。其曰無侮。非倖免也。人之言綢繆也。在勸勦多故之秋。而詩之言綢繆也。在清夷無警之日。則人識者。而詩識微也。人之言無侮也。曰天佑國家之福。而詩之言無侮也。曰人謀

言錄三
旋幹之功。則人見形。而詩見機也。天通常無親。危使平。而易使傾者。其必應之符。詩言及此。此之謂善言天矣。人道有定筭。安思危。而治思亂者。其杜漸之術。詩言及此。此之謂善言人矣。蓋理亂興亡之故。得之密。殷監夏者。既深。故矢為菡。什其情危。朽馭墮。涸之戒。得之耳聞目擊者。非一。故形之咏嘆。其慮殷。宜孔子讀此詩。而贊之為知道也。有國家者。覽桑土之至計。繹周孔之格言。惜時保業。廊廟宜為動色矣。

吟猗鮮爽清氣可挹

聖人之憂民如此

大賢指聖人之憂民。勞心焉而已。夫聖人必勞其心。以為民而後其民治。倘不如此也。民何賴焉。孟子闢並耕。若曰。天下之托命於人主者。惟心最重。天下之能勞主心者。惟憂最深。故主心而知勞。則知治已。主心而知憂。則知勞已。吾由陶唐氏之事觀之。乃知天遺聖人。以天下。非以天下遺也。而以憂遺之。以其所不便。民奉聖人。以天下。非以天下奉也。而以憂奉之。以其所不遠。天下有憂。之在聖人。聖人既以憂先天下。而不敢後。諉諸氣數。天下無憂。憂在聖人。聖人又以憂後天下。而不敢遂。徂夫細娛。民昏墊。則憂昏墊。猶曰。其顛連者。可憫也。八載功成之後。懷襄不既。平乎。舉世

此之說
任陳柳中
腹方少翻
弄
以治水窮
致有窮理

其得三作
有一截分
為兩截愈
為激揚故

方熙熙攸伏共慶泰寧而聖人之急為鞠育也又如此民飽煖則
憂飽煖猶曰其逸欲者可虞也五教修明之日習俗不既一乎舉
世方喁喁向風毋敢軼越而聖人之重為提撕也又如此當其時
即有受命納揆不避艱阻皆聖人憂而彼代之蓋其主治者如此
則輔治者不得不如此不憂而何代矣又其時即有後先宣力不
顧身家皆聖人憂而彼分之蓋惟我要者如此則我詳者不得不
如此不憂而何分矣以此為憂則其經營靡畫必至于此乃稱真
兢業焉而此內毫不可弛以此為憂則其經營靡畫必至于此乃
稱識體要焉而此外毫不可兼並耕之說謬矣

點如七字機巧

通節只如
一腹

在於王所

為善

觀君德之所由以成否而知忠益之宜廣也夫君側有正人誠為
善者機也而成否尤視乎眾寡有忠益之思者廣之而已矣孟子
謂戴不勝若曰自古上臣格君未嘗不以選左右謹輔導為兢兢
子之善居州而置王所甚忠志也而吾猶恨其少何也王所之職
與諸司不同九重密勿之地近君常親信而不疑而情意流通精
誠易為感動禁闈出入之時多機嘗未形而先覺而從容引對乘
間得以進規此非常任也說時有勢有力使賢人居之則易為善使眾賢人居之
則為善也尤捷使不賢人居之則易與為非而使眾不賢人居之
則為非也尤速誠使無間長幼無論尊卑在王所者而皆居州其

人也。彼其朝夕而熏陶者，非仁義之矩，即道德之謨，稍有僻志，又
羣起而繩糾之矣。雖欲不善，誰與為也？不然，則其同隙而雜投者，
非聲色之娛，即好利之誘，稍有善萌，亦羣起而阻喪之矣。雖欲為
善，誰與共也？蓋芳規與惡德，雖善敗不同，轍然而創見，則俱駭。習
見則俱安，而左右前後，所見者愈眾，則愈不覺其相忘，而為一獻
諛與陳悃，雖忠佞不同情，然而驟聞則俱疑，既聞則俱信，而出入
周旋，所聞者愈熟，則愈不覺其誤入，而難回。故必老成新進，絕蚤
緣攀附之後，即保疑承，盡賢良方正之選，然後君志定而治功成
也。吾子勉之。

此題雖在東漢一側，便似連未二句了。惟於此，此俾講說發絕不旁犯。

首一節其
身正一句
是世人守
實下手要
却俱以流
教之調日
之無擢位
引引不待
二句扼要
乎奇只是
平心自然
看題通遠
耳

愛人不親

全

似精刻實梓西似惟深實平易

反身之應，自己求之者也。夫仁智敬，所以自反也。豈以求人而人
歸焉，則謂之自己求也。亦宜。詩之徵已，孟子意曰：自修之道，以己
為的，以人為符，動而偶中，急者益以益其愚，行而多違，勤者藉以
省其闕。君子執樞於身，合符於物，蓋自反宜兢兢焉。曷言之？夫人
自視則暗，視人則莫不明。雖明者自明，我則可借以反觀，而以明
補暗。夫人自責則寬，責人則莫不刻。雖刻者自刻，我則可借以反
治，而以刻濟寬。故愛人而人親也，治人而人治也，禮人而人答也。
此其常者也。由其常者，固可以驗人情之同，有親而可久。其不常
者，亦可以證吾行之失。撫心而內疑，既以吾自護之身，為天下人

引詩証上
又有咏嘆
無不唱故
文不唱合
不意挽合

公共之身而虛以觀其闕失者何在又以吾自恕之心為天下人
不肯恕我之心而嚴以核其指摘者何端苟一疵之尚存即無難
于被濯雖無闕之可補亦豈厭夫增修由是而無不仁也無不智
也無不敬也精之極也反乎其無可反者也而身有不正乎由是
而無不親也無不治也詩粘合處舍在上挽句的無不答也誠之應也歸乎其
所不得不歸者也非已為之招乎詩足証已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用是而
知命不必無臭無聲惟是日用應酬即為帝則福不必浸昌浸熾
惟是至誠動物即為休徵合天下以成吾身即一物未附皆自致
之尤正吾身以通天下即歸遍九州亦自求之慶有天下之責者
慎毋置已而尤人也

其意本此
求松而標
格從往奇
文蔚起河
莫州於用
豔弓味歌

得其心有

合下節

有道以得民心而民歸必矣夫惟欲與惡民心之不約而全者得之
有道而其歸也孰禦之且有疆場一彼一此而民心易合易離非其
所甚願望之處不能招之而使來吾謂得民在得心矣而得心豈無
道乎民各有欲亦各有惡藉君之靈爽能使之割其欲以奉我而終
不能使其所欲者勿欲奪之而不怨仁字能使之臨其惡以徇我而終不
能使其所惡者勿惡仁字業之而不怒惟仁人設身以處而曲以照其不
及照之情又推心以投而力以遂其不能遂之隱不曰其時未便也
亦不曰其事重大而難舉第曰民固欲之吾烏得而不予之不曰其
事無傷也亦不曰其弊沿襲而難除第曰民固惡之吾烏得而不去

抑揚唱嘆
往々以不
急之調當
成抑緊之
机

之夫所欲在民利於民未必其甚利於君君也而與聚則其所創建
與其兩營造蓋有特為民而議行者矣民不忻然悅乎悅不歸乎所
惡在民拂於民未必其甚拂於君君也而弗施則其所減省與其所
禁絕蓋有特為民而議罷者矣民不躍然快乎快不歸乎蓋民之歸
仁也若水就下然又若獸走曠然水有性而無情何欲何惡乃其傾
注在此則若繫心在此民有情者也而去就何以不如水也獸有情
而無知亦何欲何惡乃其於此走集則若於此識歸民有知者也而
趨避何以不如獸也故君欲安全民亦欲安全君惡離析民亦惡陷
危一得則俱得一去則俱去此之謂得心此之謂得民而其要必以
仁為本

面壁三流
公之以流
少行雲

後學一
周身皆動

舜明於庶物

一節

虞聖之精而一者自然者也夫明察合而仁義出焉自然而精一
者也此之謂成性存存矣且天下惟幾希之理為至微亦惟幾希
之理為至天故彌約而彌近則物非人不理人非倫不立倫非性
不運統此幾希之包涵彌推而彌廣則性列仁義而有兩倫通內
外而有五物盈宇宙而有萬統此幾希之分布舜蓋生而存此幾
希者也為能於庶物明焉人倫察焉夫何以能明也物之象雖煩
物之理則約舜惟得理以得象而明者非揣摩又何以能察也倫
之備在人倫之秩在天舜惟知天以知人而察者非推測物焉而
明必并其所以理是物者明之而若何而仁育若何而義正亦明

言行不分
兩截溝渠
得

物中一大窾係也。不明則不行矣。明矣而又安。所事行乎。倫焉而
察必并其所以。体是倫者。察之而若何。而仁主恩。若何。而義主敬。
亦察倫中一大脈理也。不察則不行矣。察矣而又安。所事行乎。其
行者。迨也。其所以行者。非迨也。性也。命也。其由者。可知也。其所以
由者。不可知也。神也。化也。由其一念之。盎然藹然者。所以。照天下
之睽。而物於焉。並育。倫於焉。相得。聖人無意為仁。而仁至。由其一
念之。截然肅然者。以辨天下之。紊。而物於焉。各正。倫於焉。得序。聖
人無意為義。而義盡。蓋惟天下有生。知之。聖精者。不析而自精。斯
天下有安行之。聖一者。不勉而有一也。所謂。幾希之理。非大舜其
孰全之。

聖之實地
而後盡
兼不傷之
寡也

文王視民如傷

穢網翩躚生采鮮蔗無以為倫

尚論周王而得其於民之心焉。夫以如傷視民。則所以於之者至矣。
君人者。不當如是邪。且人之軫念元。其淺深厚薄。一存所視。視以
為將安。將樂也者。則急急必甚矣。視以為可哀。可矜也者。則焦勞必
甚矣。越文王其視民何如。夫人情雖非至仁。而一有疾苦。顛連者。
介乎其側。靡不踈然而動懷。即其平素。雖不相屬。而一有呼天。向隅
者。觸乎其目。亦且奔救。而恐後。然謂之曰。介乎其側。猶實有之也。愛
民若文王。則不必寔有是事。而悚惕獨深。謂之曰。觸乎其目。猶實見
之也。愛民如文王。則不必實見是形。而慘怛已至。故以文王之民。而
自視。則孔邇有歌矣。樂只有咏矣。固已出水火。而衽席之。又何傷而

文王則視其在衽席也猶之乎水火也以人而視文王之民則無不
惠鮮矣無不懷保矣固已解倒懸而仁壽之又何傷而文王則視其
濟仁壽也猶之乎倒懸也蓋其鞠育而顧復之也不啻一脉故常用
軫恤於不必軫恤之地若第曰林總繁矣得無有疲隆殘疾而無告
者乎是其傷者少而不傷者多也文王之視民不但爾矣其撫摩而
噢咻之也不啻同體故常加憐憫於無可憐憫之時若第曰窮簷隱
矣得無有祁寒暑雨而怨咨者乎是其傷者暫而不傷者常也文王
之視民不但爾矣乃知視有傷若無傷者虐主之所以作威故四海
可以毒痛而忠良可以焚炙視無傷若有傷者仁主之所以寄愛故
當時樂其怙冒而奕世為其生成君人者宜何法焉

多在物之
散在合之
淡成一

敢問交際

全

大賢之論交際不為已甚者也甚矣聖人無已甚之行也通此於
交際而何主於必卻哉嘗謂聖賢之轍環列國無非欲行其道於
天下也故天下而無重道之君則不宜示以輕天下而有重道之
君則不宜示以固也諸侯之交際其猶有重道之心乎是可以觀
恭矣交之者為恭則却之者為不恭却之者為不恭則却之以心
与却之以辭者皆不得以言恭也皆非中正之道而聖人所不為
者也蓋聖人之所却者必其非道之交而後可也而交之以道則
不可矣必其非禮之接而後可也而接之以禮則不可矣必其
禦人於國門之外而後可也而非禦人於國門之外則不可矣禦

似疎似散
一路而來
如此忽如
衆海赴壑
既汪洋無
外又包涵
無漏

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也。而移此於諸侯。是已甚之法也。王者之
立法。不若是之峻也。諸侯之於民。非其有而取者耳。而名之為真
盜。是已甚之論也。君子之立論。不若是之刻也。向使已甚而可為
焉。則獵較弊俗也。胡為而為。祭器細事也。胡為而為。正而若桓
子。若靈公。若孝公。皆非有為之君相也。又胡為而有行可之任。有
際。可公養之任哉。子曰。彼其交以道。而接以禮。均有致恭之心也。
我若却以辭。而却以心。均非委曲之權也。夫君子之欲行其道於
天下。苟非委曲。何以異一遇哉。故不為已甚者。聖人之行。而孟子
之願學也。

信乎。縱橫不律。可律不素而奇。

仕非為貧也

恥也

仕無苟祿。即祿仕者可知也。夫祿仕微也。猶必求其稱焉。有行道
之責者。而可苟邪。且夫世之仕者。吾惑焉。祿。奉其官名以為道
也。而寔以為祿也。曾不忍我之仕也。上之人何為而尊我。我又何
為而偃然受其尊乎。蓋有所為而非貧也。上之人何為而富我。
又何為而偃然受其富乎。蓋有所為而非貧也。仕無為貧之理。而
有為貧之時。要不可為仕之常也。猶之娶妻。無為養之理。而有為
養之時。要不可為娶妻之常也。使其誠為貧也。則必辭尊居卑。而
後可。而非卑則不可矣。必辭富居貧。而後可。而非貧則不可矣。必
其為抱閔擊柝之賤。而後可。而非抱閔擊柝之賤。則不可矣。然吾

仕非為貧
是一章之
經辭尊卑
富是一章
之目

此一段據神專為及收五末句及五末句只一點而心豈非化

聞聖人之仕一命之膺期於稱職一職之寄戒於素養故為委吏而言委吏為乘田此化詳妙而乘田雖卑者不敢苟也而况於尊者乎雖貧者不敢苟也而况於富者乎身膺管樞之重而漫無注厝以直時家飲祿入之饒而毫無尺寸以報國以為為貧既非為貧也以為為道又非為道也出位固為罪矣而尸位不尤耻乎君子監乎此而事道之仕其不可同于祿任明矣

只於字句末句看清血脈中間略用轉折後是劃然

有貴戚之卿

二句

親疎並用卿之所以異也夫卿一也或內舉於貴戚或外舉於異姓卿果同乎哉孟子告齊宣若曰一國之中舉主之者惟君弼之者惟卿卿非異也而所以為卿者異也臣試以其異者為王言之思昔先王之建官也謂獎王室者莫如親親亮天工者莫如賢賢有見於親親之為是故不以遠間親不以新間舊而本支一氣之屬俱得與濟濟多士並秉鈞於天朝有見於賢賢之為是故論官惟其才左右惟其人而四海五方之士俱得與伯父伯兄並握樞於當宁於是乎有貴戚之卿焉有異姓之卿焉自貴戚而卿者則以推恩用而稱為振振之公子振振之公族振振之公姓雖尊其位

交互比他人只用在於此却用自出

以交互起
交互收又
為兩平矣
立一法矣

重其祿弗疑其為偏也。有異姓而卿者則以異能用。而稱為公侯
之干城。公侯之好仇。公侯之腹心。雖賤也而貴之。疎也而戚之。弗
疑其為濫也。蓋天潢百代。俱我宗盟。與之共富貴。則國體乃尊。與
之共休戚。則國本乃固。孰謂卿而可以貴戚廢也。羈旅草茅。俱我
股肱。兼而收之。則人無憐才之嘆。器而使之。則國無曠官之弊。孰
謂卿而可以異姓廢也。向使置卿者必盡出于異姓。而後可。則是
舜禹不得以佐唐。微箕不得以贊商。周召不得以造周。而骨肉之
間。尊卑濶絕。何以明辰親睦。族之仁。向使置卿者必盡出於貴戚
而後可。則是茅野不得有阿衡。傅岩不得有良弼。渭濱不得有尚
父。而閭閻之下。賢才攸伏。何以示登明選公之舉。故外姓與內姓

燕庸親臣與遠臣並重誠張官之盛典致理之弘猷也孰謂卿而
果不異邪

筆酬墨飽祭極命意都別

有貴



原件短缺

P54

欲貴者

節

大賢欲人知所貴而就其欲貴之情覺之也夫已自有貴則已自
 可欲也外此無足羨者矣胡人之弗思乎孟子覺世若曰世之役
 役焉而失其真也吾甚怪焉彼以為已謀也而於以及已惑矣彼
 以為已利也而於以喪已多矣試以人情揆之欲貴非人情哉貪
 饕之士附勢功名之士借資諱窮之士求通履滿之士持權無一
 人而無是心也則無一人而無是欲也是其欲之也豈不曰得之
 則已重失之則已輕乎而不知已之輕重初不係於是夫已蓋自
 有可重者焉赫矣不以權藉而尊撫不以品秩也豈不曰有之則
 已榮無之則已辱乎而不知已之榮辱初不係於是夫已蓋自有

與已字不
 揭貴字且
 章旨

醒其緊甚

只作商量
許甚焉

至。榮者。焉。聖帝明王之所不能高。而名卿偉人之所不能傲也。或
高議岩廊之上。而貴匪加增。或伏處窮巷之下。而貴匪少貶。即人
之所甚欲者。莫如名位。而名位非此無以成其尊也。特人弗思也。
則惟知名位之為貴耳。在握柄秉衡之日。而貴非始有。在潛修隱
約之初。而貴非本無。即人之所甚欲者。莫如寵祿。而寵祿非此無
以增其光也。特人弗思也。則惟知寵祿之為貴耳。試一思之。則維
皇之所寵綏。与王家之所奔走。而令者孰尊孰卑。有生之所賦受。
与后来之所窺覲。而求者孰勞孰逸。而人又何必舍其在己之貴。
而役役以願外為也。

蓋子直傳必貴以喚醒人使之反求乎己耳。人皆以是字為主。已
字為支矣。此等字直是千古共眼。令人學卻不能已。

重發道与
仁輕其
字眼開之
先生

君子之事

已矣

上臣之務。唯在引君而已。蓋君不向道。不志仁。上臣之恥也。引之。烏
可緩乎。且世所稱事君人者。非真能事君人者也。真能事君人者。則
必審所以事之。而後可。吾嘗奉教於君子矣。君子之事君也。蓋有大
忠愛焉。愛不願長君。逢君而願成君之名。以無忝於明聖。亦有大事
業焉。業不期伯君。顯君而期弼君之德。以漸入於粹清。故君之於道。
有顯背之。而明弃之者。非道也。即非仁也。世主以此從其違。曲士以
此負其佞。而君子有默為挽回。君之於道。有陰竊之。而陽附之者。非
仁也。亦非道也。英主以此文其陋。具臣以此塞其責。而君子有潛為
感孚。語揖讓。而隆唐虞之治。則其道在無為。其仁在好生。而其志不

似松似石
六法六也

在備安小補此正吾君所當端拱而議者而吾務引之於是不協不
止語征誅而侈商周之烈則其道在救民其仁在易暴而其志不在
與兵構怨此正吾君所當奮力而圖者而吾務引之於是不作不休
儻有接換絕妙一隙之明即緣其明而通之矣術不必盡一而要之以道為歸
究且有好貨好勇好樂好色不足為疾而引之皆足為興治之助稍
有一念之蔽即乘其蔽而牖之矣陳說不必盡同而要之以仁為
的究且有欲闢欲朝欲往欲撫不足為病而引之皆足為致王之資
引之之途非以功利非以誇詐家脩庭獻而不可回引之之術無事
人遠無事故間潛移默奪而不可知斯真君子之事君也事君者蓋
亦是務乎

存是存我
是養是愛
是事字之氣
升

名理益茂
令人參透
無窮

存其心

節

論事天之實全其所賦而已夫天之與我者心也性也存養至而
事天者在是矣且世言天道遠而人道通而不知天人一貫何通
何遠遠之而求知非真知也就心性為體驗而已矣則遠之而言
事非善事也就心性為凝承而已矣夫上天無心以吾人之常虛
常覺者為心存則天心不存則妄心也吾欲見天心於方寸其道
在能存吾人無性以上天之不二不雜者為性養則天性不養則
習性也吾欲覺天性于形色其道在能養有所以凝神定慮而識
之蚤則存之乎其未放也養之乎其未壞也是之謂先天奉迎而
天若鳥有所以絕羨去慕而反之亟則放之而有以存也壞之而

以君親先
事極確先
行二比後
實點生又
是一法

有以養也是之謂後天轉移而天回焉。雖養言存存則矜持而維
久。惟善存者能以性之生機為心之息機而即養為存即存為事
一游一行皆帝鑑也。雖存言養養或曰循而罔功惟善養者能以
心之歛體為性之舒體而即存為養即養為事不識不知皆帝則
也。蓋自二五祿合以來天實生我而無忝所生者則不在左右就
養之惟勤而在明教有懷以從厥志自維皇降衷以來天實命戒
而對揚休命者亦不在趨走唯諾之為恭而在夙夜匪懈以供厥
職。故惟以此言事乃稱全而生亦全而歸孝子所以事父令而不
違亦共而不二忠臣所以事君世有舍心性之寔功者將何以為
事哉。

練局之文
高足潤步
只在濠理
博悅自成
奇岩

仁言不如仁 全

大賢較治效而獨詳政教之辨焉。夫得民以得心為上則以政視教
不如也。而仁言仁聲益可知已。嘗謂計功筭効非純王之治也。而善
言治者不諱言之。蓋治術之汗隆有目治效而後見者則君子貴別
白焉。是故天下有均之為仁均之為入人而言不如聲有均之為善
均之為得人而政不如教。夫人主惟無意為治也。人主而有意為治
則必期以慈祥愷悌之名聞。吾謂仁聲之深於言也。猶可喜也。人主
惟無意為治也。人主而有意為治則必喜於束縛馳驟以見功。吾謂
善政之不如教也。誰能信之。不知此仁聲也。從何而起起於畏乎起
於愛乎。而吾之欲得民也。以何為先。先得財乎。先得心乎。政誠善民

他人即有
此意不能
如此波瀾
空闊風鼓
雲捲

得力在此
忽起波瀾
即入未節

言金三
畏之而已。民畏之而君不益尊。君有作民元后。作民父母。而合天下以共成其尊者。則愛之故也。計非善教之不得矣。民誠畏得其財而已。財聚而君不益富。君有積之不涸之倉。藏之不竭之府。而合天下以長守其富者。則心之以也。計非善教之不得矣。蓋吾之所謂教者。必習之孝弟。導之忠信。耳目之所濡染。無非尊君親上之芳規。故其民躍焉而自動。夫政則未有不計功利者也。而何以得此於民也。教之所稱善者。又必出之舒徐。俟之永久。歲月之所漸積。無非淪肌浹髓之精神。故其民若鳥而不知夫政。則未有不急督責者也。而何以得此於民也。故以得民則政不如教。而入人益信矣。吾願為治者審所尚焉。

繳委於首
節似欠緊
關

飛揚難弄
機鋒逼人

廣土衆民

全

性入於定。故有常定者也。蓋所性定於中。則欲樂之心外。而自得處亦定矣。故君子終不以此易彼。且天下情境相遭。均屬不定之物。故浮而易去。遠而非真。定則無去來也。得無所得。固定自得。其得亦無往非定也。性是已。性之定也。從心而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故境非性不了。而性則不必着境。無体之物。有立乎其先者矣。境又非性不滅。而性則不必離境。自得之真。有超乎其外者矣。如廣土衆民。中天下而定四海。此亦欲之遠而樂之至已。藉令君子而無之乎。是君子直封情以定。性非以性定也。非然也。彼於欲樂。蓋亦直寄焉。第日夜相代。而不能規乎其始。彼之所存。蓋有

不說壞樂
欲家多

括公定字

至定焉。則窮通迭變。終無損益乎其真。汭而上之。則為仁。義禮智。原有各正而不偏者。天定之矣。沿而受之。則為心。仁義禮智。自有根固而不拔者。人定之矣。從定中自暢其天倪。睥面盡背。生於色。我而根於心。橫心之所出。盈溢而皆定也。從定中自鼓其真趣。四體自喻。生於色。我而根於心。從心之所化。舞蹈而皆定也。流行坎止。騁其所遺。而自性之恬愉。不閑飛揚。動盪。亦與俱忘。而湛性之櫻着不起。成性存存。是謂真存。究且即欲。即樂。即欲。樂即性矣。加損何論焉。何也。凡有有餘不足者。始有加損之形。性定則自足也。故體淡而趣常。永凡見有餘不足者。始受加損之勢。性定則無見也。故機融而天還寂。噫。此性體也。

○ 親親而仁

二句

君子之推恩其等明也。夫親也。民也。物也。則必有分矣。雖有親與仁。可槩用哉。嘗謂人主之無窮者。恩意也。有限者。恩數也。主好厚。寧必盡厚。由厚以逮薄。雖薄亦厚。已主好薄。寧必盡薄。用薄於所厚。雖厚亦薄。已夫。其有民不親。將謂君子之無親乎。而非也。彼其親。將有所用之也。吾所謂親者。近則一體。而兩分。遠則同源。而派殊。重則宗社之所付托。輕則藩垣之所倚賴。視民之倏后。而倏仇。易聚而易散。百相懸也。即有廣大其說者。不過曰九州四海。吾一家耳。亦烏有一家。而儕於九州四海者乎。是故親必親。而民則仁。甚則有罄萬姓之筐篚。以奉所親。極萬姓之玉食。以腴所親。而不稱民屬焉。其不以民先。

推恩名理

議論耳策
士之風

親可知矣。有物不仁，將謂君子之鮮仁乎？而非然也。彼其仁，將有所用之也。吾所謂民者，奉我則為元后，望我則如父母，共賦稅則食其力，赴緩急則籍其命，視物之有性而無情，有情而無知，百相懸也。即有好生為德者，不過曰喙息蠕動，吾同類耳。亦烏有同類而夷於喙息蠕動者乎？是故民必仁而物則愛，甚則有弛山澤之利，禁以抒吾民，捐閼梁之重利，以益吾民，而不虞物殫焉。其不以物先民可知矣。蓋擴之以一視之公，雖物與親無間隔也。何況於民，則非兼覆兼載，澤不廣，揆之以當然之等，雖民與親尚有辨矣。何況於物，則非劑之量之衡，不平。人主可以知所謹矣。

千起千落一味虛翻題瘴盡室題情畢暢

暇法對而
不計重德
對而不結
直是一氣
生成

仁者無不

二句

知仁者之所急，可以知用愛也。夫仁主於愛，而愛由賢始。此謂唯仁者能愛人，且善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智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至仁，皆從大智中出也。知用愛，必知所以用吾愛之權。天下之英雄豪傑，固天下所間值也。而愛有寵一人以別千萬人者，烏可不知？知用愛，必知所以用吾愛之術。天下之英雄豪傑，又天下所托命也。而愛有由一人以及千萬人者，烏可不知？是故六合為家，八荒為闔。仁者之心無窮，而苟其孑然密勿之中，猷念無與。天工無與，代則仁者不得而不窮。遐邇通壹體，靈蠢一視。仁者之心無私，而苟其

挺然人羣之表。篤生既有數。遇合又不易。則仁者不得而不私。未得而寤寐以求之。弓旌以招之。相孚在聲氣之先。即父兄不及謀也。而何論他人。人與共區宇。而賢與共安利也。既得而造膝以聽之。披衷以結之。相得在跡象之外。即親暱不能間也。而何論他人。人不隔形骸。而賢不隔肝胆也。蓋民利未興。民災未殄。雖仁人所宜憂。然憂有急於此者。非蒼赤之顛連。而賢才之遺逸。含哺在野。謳歌在朝。雖仁人所深願。然願有急於此者。非萬方之禔福。而賢哲之奮庸。此仁人所以為知務也。不然。良鷲同駕。將豪士為之解。俸譽髦攸伏。雖聖哲孰與共功。區區愛人之心。安所寄邪。

急紀賢心是急常務看題推案局勢亦追風迎電又洋靈也此

廣公居括
甚原云剛

開：後來
却柱則字
甚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觀國計。所由匱。而知理財。固有經也。夫財用者。國之脈也。而政失則匱。則修政固宜。亟哉。嘗謂國家有財用。天地生之。百姓殖之。未始憂不足也。然天地能豐其足之之基。而不能操其足之之術。百姓能致其足之之力。而不能握其足之之權。則所以使之恒足者。蓋有道焉。政事是也。夫政事之於國家。非盡為財用設也。而財用之饒乏。寔出於此。蓋所以阜其源。而使之聚。亦所以疏其流。而使之通。是人主所以制天下。而杜其侵漁之端。亦天下所以制人主。而禁其侈靡之習者也。向徵政事。則中外上下。莫任蓄洩之計。誰為之虞其縮。而持其盈。往來欽敬。盡為耗蠹之門。誰為之經其入。

而紀其出有以一時之晏安而壞千百年之長筭則當開者不開而財用薄矣有以一事之冗濫而竭億萬姓之脂膏則當節者不節而財用困矣不然而上或壅之以為私多寡莫之程緩急莫之請是有財猶無財也不然而下或乘之以為蠹名為經費而無其實為乾沒而無其名是雖用猶弗用也蓋故事立則以一人經海內而有餘故事廢則以海內奉一人而不足理勢固然無足怪者人主重國計則修改立事亟矣

品上流孩抱得天下流俊氣放不錫矣此等反直是
直實先華在

偏於斷崖
危整撒手
飛川無限
株葛何系
沾其衣袂

口之於味也

全

大賢論性命而各有所重焉夫性命一理也當節則言命當盡則言性君子其知所重矣且世儒莫不談性命而真知者卒鮮則非性命之能誤人而人之託性命以遂其私也何則性一而已矣烏乎受而有二性特以性成諸人而人無所不有故任理者當之以秉彛而任情者當之以嗜欲命一而已矣烏乎主而有二命特以命出諸天而天無所私厚故修士以其有限者自制而急士以其有限者自護君子於此將槩言性乎惧其有所託而恣也則莫若就其所託者而故置之以此止其踰涯無已之思若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四肢欲安佚其與生俱生者即性也而君子不謂

性何也。為有命也。命定則或巧取而愈去。或拙守而自來。豐不可
以加。涓埃。畜不可以減。尋常雖有旋乾轉坤之力。不得逞焉。而性
說。詘矣。夫安得不舍性而言命。將察言命乎。惧其有所託而逃也。
則莫若就其所託者而姑置之。以振其怠倦。不舉之氣。如仁屬父
子。義屬君臣。禮屬賓主。智屬賢者。天道屬聖人。其有齊不齊者。即
命也。而君子不謂命。何也。謂有性也。性定則愚與明。同覺。柔與強
同力。此無羨於有餘。彼無憾於不足。自非陷溺。牴牾之甚。得自奮
焉。而命說。詘矣。夫安得不舍命而言性。蓋天下人雖有時而勝天。
然其勝也。乃克念操變化之機。而非窺覷奪造化之權。故造命與
安命無二學。天雖有時而勝人。然其勝也。乃榮枯定生前之數。而

非聖狂決終身之品。故忍性與盡性無二功。通乎此者。可與語性
命矣。

只就兩不語上生意。以說性說命八字。亦開及不
曉寒



原件短缺

P65

只犯及經
二字上下
闕轉輕重
朕却若然
已解

惡鄉愿

慝矣

知德所由亂則知邪所由息蓋德之亂於邪者經不正也令民皆知
經而亂德者何自作哉是以君子必亟反之也嘗謂吾道之與邪慝
本較然二也工為邪者能一之善為道者亦能一之然一之權在彼
則吾道溷於異端一之權在我則異端化為吾道是故孔子嘗有惡
矣而惡鄉愿為甚彼其機似淺而寔深取名在狂狷之上跡似庸而
實恠夷幻在舉刺之先邪之尤而慝之首也德之所為亂而民之所
為惑也君子安得而不惡之然徒曰惡之而已邪正未有所定也民
未識我之是何以覺彼之非勝負未有所分也我未集我之勢何以
孤彼之黨計惟反經而已矣經之為道易而易知有識者之所共睹

結撰特醒
以前錄有
餘地

言金三
疑似弗能眩也。平而無陂。有志者之所共趨。中材可自奮也。惟反經而經正矣。庶民有不興乎。有導其源者。必有揚其流者也。惟經正而民興矣。邪慝有不息乎。有信其真者。必無有悅其似者也。當是時。語道德則稱堯舜。語學術則稱孔氏。人游唐虞洙泗之天。名忠信則真忠信。名廉潔則實廉潔。俗無回互。揜阿之行。不亦庶幾清夷盛際哉。而本則自經正始。是以君子急反經也。蓋一則示吾道之高明。雖當世遠言湮之餘。皎若揭日月而行霄壤。一則示吾道之廣大。雖以殊方異待之衆。亦知變形質而孰甄陶。是吾道之與邪慝。不患其不異。而患其不一。一則雖鄉愿可無惡也。然非有繼往開來之力。孰勝其任而愉快乎。

